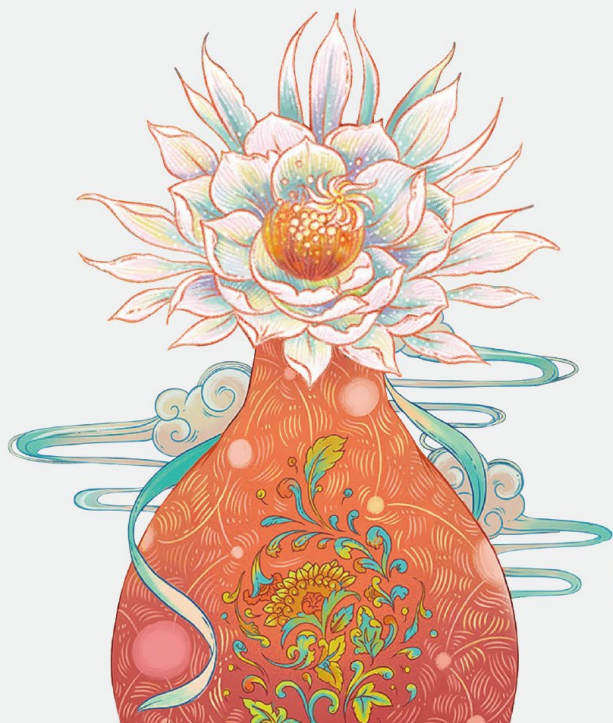


贫非佛教

索达吉堪布·演讲



大学
演讲
16

BUDDHISM: NOT ABOUT AUSTERITY

贫非佛教

索达吉堪布·演讲

版本：2024年12月

目 录

- 005 商之大者 自利利他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 054 贫非佛教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 104 药师佛与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
- 142 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
 北京大学
- 177 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
 北京大学
- 210 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北京大学
- 245 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
 北京大学

人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却看不到事情背后的很多因缘。

第 106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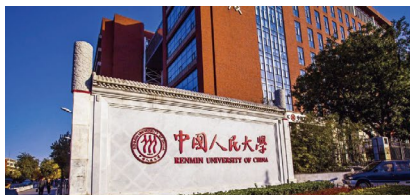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ONGQING ALUMNI

中国·重庆

2015 / 3 / 1



商之大者 自利利他

BUSINESSMAN'S DHARMA:
BENEFITING SELF AND THE OTHERS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莅临今天的活动。今天是 2015 年 3 月 1 日，全新的一年，全新的三月！首先，我谨代表会务组恭祝各位新春愉快！

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主办的“商之大者，自利利他”主题演讲活动，是为了响应习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各种思想精华，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号召。

在活动开始之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致欢迎辞！

王会长：

各位同仁、各位校友，新年好！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这次精彩纷呈的演讲活动。看到这么多优秀的社会各界精英列席在座，可以预见，今天的演讲活动将是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文化论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众所周知，我国现在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我们迫切需要运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指导，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举行了这样的论坛活动。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尊敬的索达吉教授，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索达吉教授是当代杰出

的佛教学者、作家、翻译家和慈善家，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倍受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推崇。

在本次演讲中，教授将以他独特的视角，阐释现代商业及企业行为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发挥最大的自利利他效益。相信教授的演讲能让大家耳目一新，获得宝贵的经验，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能够与这么多的社会精英一起交流，我感到很高兴。其实就我本人而言，并没有刚才介绍的那么了不起。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出家人，一个爱学习的小人物。要知道，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如果过于夸张，反而会让人感到不真实，甚至最后变成了失望。所以，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今天的发言不一定能给你们带来有价值的启发，但能在人大重庆校友会见到这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对我而言很有意义。

在座各位跟我平时接触的人有点不同。我经常会去一些学校做演讲，接触的主要是老师和学生。他们大多只是和知识打交道，思想比较单纯，没有特别丰富的社会经验。而在座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承担着非常重大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工作，乃至思想。我觉得每个企业都是一所学校，企业家就是校长，他们像父母一样，关心着所有员工的衣食住行。所以，就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大家有必要共同学习一下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教所提倡的“自利利他”理念。

经营利他的精神财富

有些人可能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中很难在自利的同时又利他。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事实上只有秉持自利利他的精神，企业才会有长久生存的希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在人类所有的思想

中，利他心是最珍贵的。当你在行持利他的过程中，即便暂时得不到别人的认可，遭遇种种的违缘和障碍，但利他心所产生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消失，它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会认为，在当前这个时代里，拥有利他心的人不一定能很成功。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自利为主，追求自我强大、自私自利，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在座各位都是做生意的，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懂。我不是学经济的，更不会做生意，所以对商业方面不是很了解。按理来讲，我并没有资格给大家讲如何经营企业，但从企业的精神文化进行分析时，我在精神财富经营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体会。

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一边在佛学院学习，一边坚持做翻译，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是把一些藏文的传统经论翻译成汉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

精神财富更重要。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匮乏，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足，也不一定会让人感到快乐。比如，现在有的人住别墅，开豪车，存款无数，但他的家庭不一定和谐，内心也不一定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忽视了精神财富的重要性。要知道，当一个人精神空虚的时候，内心也很难感到幸福。

我去过一些特别偏僻的寺院，那里的修行人穿着朴素，吃得格外简单，住的是连一万块钱都不到的简陋铁皮房。可是，他们的内心很快乐，有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这是许多大城市的人所无法相比的。有些人可能会想：“是不是住在寂静的地方，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快乐呢？”这也不一定。其实，快乐主要取决于内心，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宁。

传播优秀的企业理念

在如今传统文化复兴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于很多企

业家来讲，不仅对员工物质生活的提高有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一家企业的管理者，所有员工都会听你的，虽然政府、学校或寺院里的一些知识，他们未必有学习的机会，但企业领导如果有一些好的精神理念，完全可以在员工群体中分享，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在我认识的企业负责人当中，有些人就把这个方法运用得很好，他们往往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来传递深刻的思想理念。就像佛教徒经常念的“嗡玛呢巴美吽”，表面上看只是一句非常简短的咒语，实际上却蕴含着非常大的力量。大家去过藏地就会发现，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手上都会拿着一个转经轮，嘴里也一直念着“嗡玛呢巴美吽”。对于不信仰佛教的人来说，可能会对此感到十分困惑，觉得这些人看起来怪怪的，一直这样转的话，难道不会把头转晕吗？这种转法和车轮的转法到底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其中的因缘还不了解，不懂得咒语力量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但大家应该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知识是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理解的。比如，物理、化学、佛学中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很多内容都不懂，只有对某个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甚至成为一名专家之后，才会明白：“原来在它的背后，有如是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不管是去汉地、藏地，还是其他国家，我经常会说，不相信不要紧，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虽然这只是一句简单的咒语，但也许能给你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转变。事实上，依靠一种行为，依靠一种信念，确实可以慢慢改变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企业家也要有无常观

在积累财富、社会交往等方面，在座各位都很有经验、有智慧，我就不太擅长这些。但在内心世界方面研

究过很多年，我总觉得现在的精英人士缺少精神层面的财富，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但这有可能会转瞬即逝。尤其是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有些人在很快时间内就变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但很快又变成了穷光蛋、乞丐，甚至还可能坐牢，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很多机遇自然而然地出现，后面又忽然消失了呢？因为佛教里讲一切都是无常的，这就是无常的作用。前段时间，我去了美国的西雅图，那里有很多像微软、波音这样的大公司，也有很多精英人士。在我与一位老总交谈的过程中，他说：“以前我的公司有三百多个员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三百多人一天就解散了。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实在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他还说，当时离散的那个场面，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虽然不是企业家，但非常关心各个企业的未来发展。我希望大家在内心抱有美好愿望的同时，也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因为人生总有些事情发生得让你措手不及。如果我们平时只想着赚大钱，其他什么都不想，一旦遭遇了突发事件，可能会变得非常痛苦。到了那时，你会发现原来对你非常好的一些领导、朋友和亲人，全都一散而光，再也不会来看你。一般来说，人都是很现实的。当你的财富、名声、才华等处于鼎盛时，人人都会追捧你、赞叹你、围绕你、支持你；当你落魄不堪时，即便是最亲密的亲朋好友，也会悄悄地远离你。事实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新闻里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当他身处高位或事业兴旺时，有无数的人会赞叹他，而当他落马受审或投资失败时，又会有很多人奚落他，这也是一种规律。

做菩萨一样的企业家

作为一名修行人，我虽然没有在家人的这些担忧，但也经常会想：“现在是去寂静处独自修行，还是一边

讲课一边做翻译好呢？”事实上，我也有一直放不下的责任，因为我这边有一些听课人员，就相当于你们的员工一样。如果我坚持讲课，他们就会一直听。如果我停课不讲，那些智慧还没有成熟的人很快就会流失掉。对此，大家可能也深有同感。如果你们的企业经营不下去，那对员工的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自利利他呢？利他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自利，然后再去利他；另一种是先利他，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成办自利。一般来讲，后一种的发心更为广大，佛教中讲这是菩萨的行为。《楞严经》中说：“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意思是说，在自己还没有获得解脱的时候，先帮助别人解脱，这是菩萨的行为；而自己已经觉悟了，然后再帮助他人觉悟，这叫做如来应世，是佛的行为。

有些人可能想：“我自己还没有解脱，怎么能帮助

别人获得解脱呢？”事实上，这是最好的一种利他心态。虽然我们还在轮回里，没有获得超凡的开悟境界，但仍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大家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疑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境界，还是一个烦恼深重的凡夫，有懈怠、傲慢、嫉妒、贪心、嗔心等各种烦恼，怎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度化别人呢？其实，如果等到我们把所有的功德全部圆满，所有的烦恼染污习气全部消除，然后再去利益众生，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如从现在开始努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因此，我特别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每天都能这样发愿：“我今天至少要帮助到一个人！”通过利他来修炼自己的心，这样逐渐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因缘，对你的工作、家庭和生活都会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

偏见来自认知的局限

对于这样的因果规律，我们暂时只能看到一些表象，很难看到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内在因缘。其实，人生就像是一块布，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很多“经线”，却看不到隐藏的很多“纬线”。同样，我们也只看到自己的努力、他人的帮助等可见的因缘，却看不到相续中像纬线般隐藏的一些业。事实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众多因缘错综复杂的和合。而我们的眼识、耳识等六根识的判断很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人们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比如有的人根本想不通，为什么拥有同样的机遇，别人能轻而易举地成功，而他却总是一事无

成？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现象背后隐藏的一些因缘。

《三摩地王经》中说：“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若诸根为量，圣道复益谁？”意思是：我们依靠眼耳鼻舌身等六根，得到的判断并不一定正确，如果这些都是正量的话，那圣者之道还有什么超胜之处？假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正量，那物理学家和宗教学家观察到的更为微妙甚深的这些正量，难道不如这个？事实上，人们总是觉得眼睛所看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让物理学家来分析，他们会说物质都是由分子、中子、质子等众多微尘组合而成，如果对这个微尘再进行观察，会发现它的本体也不成立。

现在的人们经常会说“眼见为实”，可亲眼所见就是真正实有的吗？或者说，如果眼见真的为实，那我们所有人眼睛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吗？这也不一定。比如，面对同一个人，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些人却认为

他是个坏人；或者一个人觉得他长得非常漂亮，但另一个人却觉得他长得特别难看。如果眼见真的为实，那我们人人都有眼睛，这样的话，好与坏应该是决定不变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眼耳鼻舌身等六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

很多人特别相信自己，认为自己的所见所闻一定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会出现错误。现在许多家庭经常吵架，导火索就是“我听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实际上，你所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未必是准确无误的，这会导致很多错乱现象的发生。《了凡四训》中也有讲到，人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看不到事情背后的很多因缘。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改变这些因缘呢？我们应该多行善事。在所有的行为中，利他是最有功德、最有力量的。

成功应遵循因果法则

有些人特别渴望发财、快乐和成功，但所作所为却总是背道而驰。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的商人无恶不作，杀、盗、淫、妄等十不善业无一不沾。他们认为这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做，但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很不好。事实上，如果你长期坚持做善事，也许暂时会吃一些亏，但慢慢会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善缘。

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究竟是通过行善得成功，还是通过作恶得成功呢？其实，最好还是选择做善事来获得成功。因为如果你做恶事的话，即使获得了一时的成功，最后带来的果报也是运气变晦气。相反，如果你做善事的话，也许暂时会感觉吃亏，赶不上别人，但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清稗类钞》¹，里面载录

1 《清稗类钞》是民国时期徐珂创作的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国《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

了很多清朝时期的真实历史故事。其中有一则故事讲到：在嘉庆年间，有一位姓张的老板，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以前人们买东西都是用秤来量，不像现在大家会选择网上购物或商场购物。所以，他准备在秤上做一些手脚。于是就买通秤匠，让他给自己做个称一斤能少一两的秤。

张老板的女儿得知此事后，私下找到秤匠说：“我父亲的意思不是这样，他应该是让您多做一两，而不是少做一两。”秤匠有点不相信，但张老板的女儿再三说：“我父亲经商向来讲诚信、重信誉，绝不会做出违背因果的事情，希望您能按我父亲的意思去做。”之后，她掏出一些钱以示酬谢。其实秤匠心里很清楚，张老板的女儿在撒谎，她父亲的意思不是这样，但实在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最后还是答应了。

后来，张老板用这个新秤过秤时，每一斤都会多给一两。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小店的口碑越来越好，

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张老板赚了很多钱。有一天，他非常得意地和女儿说：“你知道我赚钱的秘密吗？现在生意之所以这么好，全依靠我的智慧。”可女儿对他说：“真相并不是这样，原本您要求秤匠做秤时少一两，后来被我改成了多一两。”

张老板听后非常愤怒，说：“那我岂不是每次都多给别人一两，这样就吃大亏了！你为什么这样做？”女儿解释道：“虽然表面上我们吃亏，但大家都是有判断能力的人，如果我们让客人吃一次亏，大家就会对我们失去信任，以后再也不来买东西。相反，如果让利给客人，慢慢就会得到认可，大家一定会经常光顾。”听了女儿一番分析，张老板恍然大悟，接受了这个道理。

不过，张老板女儿的做法，现在有些人不一定认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人只想着尽快赚大钱，为此不惜欺瞒顾客，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并且还认为这是现实所迫，不得不这样做。但实际

上，世间万法都有一定的规律，一旦违背了它，不要说不能成功，恐怕未来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近几年来，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包括我熟悉的一些藏族人，也是一心想着要短期赚大钱。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总幻想着一夜暴富，要一步一步走得稳些，这是比较安全的赚钱方式。就像佛教中积累资粮一样，也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并不是精进一天，马上就能证悟很高的境界。

经营依赖踏实的积累

《优婆塞戒经》中说：“利益他者，乃名自利。”也就是说，尽力帮助他人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也是“自利利他”，那怎样做才叫自利利他呢？其实，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别人，这就是真正的自利利他。有些人也许很难接受这样的理念，但其实这不

仅是佛教的一种观点，很多学者对此也是承认的。比如，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就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让自他都幸福？

企业家肩负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也都希望自己的公司发展壮大，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不一定要把企业做得太大。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稍有一点能力时，就想着要把事业做大做强，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稳妥，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智慧和财富都是有限的。我认识的一个藏族老板，也是一名佛教徒。每次他新开一家宾馆，都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本钱，而一旦他拿回本钱，就立刻想要再开一个店。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总听人说他很有钱，但他好像永远都不开心，生活得很痛苦，因为他总觉得：“我要在这里开一个店，在那里也要开一个店。”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时间去经营，否则欲速则不达。

去年在德国时，我也去过一些企业里做演讲。通过和他们的一些交流，我了解到有的家族企业已经代代相传经营了三百多年，而且都是一些小型企业。他们的经营理念和我们的不太一样，并不是刚在一个城市起步，就马上去另一个城市开拓新市场，在全国开设连锁店，甚至想要控制国际市场，这样的话，最后可能会把自己累垮。要知道，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身心也会越来越疲惫，慢慢可能会变得痛苦不堪、闷闷不乐。

大家都知道，像德国的一些酿酒厂、服装厂和电器企业，很多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那边的房子也是如此，很多都建于四五百年之前。而我们这边的人，心态比较不稳重，工作也是换来换去，今天在这个公司，明天又到那个公司。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今天学这个法，明天学那个法，后天又再变一个；今天跟这个上师跑一跑，明天跟那个上师跑一跑；今天去这个寺院学一学，明天去那个寺院学一学……

我以前看过马云的一段采访，他说日本有一家卖糕点的百年老店，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家店的门口挂了一块牌，写着“庆祝本店 152 周年店庆”，但它的面积只有二十平米左右，家族几代人都在这里做糕点。而我们却只有少数几家百年老店，比如同仁堂，其他真正超过一百年的店很少，因为我们的欲望实在是太大了。

和合精神是经商之道

如果想要做好一家企业，首先要对下面的员工负责。有些老板很不尊重员工，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用他，不需要的时候就开除他，这样做很不好。我们藏族有一句俗语：“需要的时候当帽子，不需要的时候当鞋子，甚至扔掉。”其实，做人应该要有良心，身为老板这样做，会显得没有人情味。当然，作为员工，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老板培养了你并加以重用，当你稍有能力

的时候，为了一点钱就抛弃他，跑去别的公司，甚至最后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用他的资源和人脉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这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应该重视培养团队精神，很多国外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之前遇到过一位美国老板，他说：“虽然我的企业做得不大，但产品质量很有保证，而且我也不愿意做得太大，否则可能对一些老员工不利。这些人跟着我二十多年，我向他们承诺过，只要我还活着，绝不会抛弃他们。他们也向我承诺过，只要他们还活着，也绝不会抛弃我。所以，我们之间除了雇佣关系以外，还有一种良心、信任的道德约束。”

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种信任，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只喜欢谈论金钱、美色、名声之类的话题，不重视培养自己的团队精神和健全人格，这样的话，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所以说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很重

要。无论是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境，还是面对金钱、美色和名声的诱惑，最终都能经得起、靠得住，这种人际交往的智慧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实际上，我们能否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和合，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如果大家都不考虑道德规范，只想着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可能会为了一己私欲而罔顾他人感受。除了考虑自身利益以外，如果你还是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那你最终会做出明智的选择，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先生（Takeshi Umehara, 1925-2019）曾说：“道德缺乏的根本，在于宗教的缺失。”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是他跟稻盛和夫（Kazuo Inamori, 1932-2022）一起写的《拯救人类的哲学》，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相信从中能获得一些启发。另外，我还推荐大家读一下稻盛和夫的《活法》。这本书我也看过，里面的内容并不多，只有短短五章，但其中讲到了作为一个经

营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果的取舍以及平衡自利与利他等重要话题。

稻盛和夫在日本被誉为“经营四圣”之一。他有两家企业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但他在 65 岁时还是选择了出家修行。事实上，他从小就信仰佛教，后来也一直在用佛教的理念培养人才、经营企业。他还曾去过北京大学演讲，当时现场有很多商界精英，大家都感触颇深，纷纷表示要转变经营理念。

一般来讲，我不会推荐别人的书，不然可能会被人说成是打广告，这方面我一直非常注意。但这两本书中提倡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是以因果、道德和人性为核心。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如果能够遵循因果规律，多做善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如果做伤害别人的恶事，暂时你可能会成功，但内心深处并不一定快乐，从良心上讲也是过意不去，慢慢可能会越来越空虚和焦虑。

人生不过如大梦一场

我们应该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在座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历史人物，都在书写自己的“传记”。因此，每一天都是人生的重要时刻，如果过得愁眉苦脸、痛苦不堪，那将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大多时候可能是伴随着眼泪和痛苦。事实上，当我们以后回想起现在的生活，会发现一切都是如梦如幻，所以没必要太过于执著一些东西。

我平时喜欢看一些历史人物传记。我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所执著的东西，在现代人的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特别执著的房子、车子、感情以及工作等，再过二三十年，都将成为一段历史的记忆。不要说再过二三十年，我们今天执著的东西，也许明天就成为了历史，然后在记忆中慢慢地沉淀、消逝。最后，你只能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其他就都忘记了。就像一位藏传佛教大德所说的：明天发

生的事是明天的梦，昨天发生的事是昨天的梦，今天的我们正在做梦。这句话很有深意，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一下。



要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心里快乐、愉悦也好，痛苦、焦虑也罢，都没有必要过于执著，最好不迎合也不排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应该坦然去面对，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假如生活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快乐，每个人当然都会愿意接受，并表示热烈欢迎。但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出现许多出乎意料之事，痛

苦也会纷至沓来，甚至可以说痛苦比快乐更多一些。

莫贪欲过甚而无自制

在我遇到的很多人里，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从世间层面来讲，大家都是成功人士，但你们的心里未必有一种满足感，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还不够成功。比如，一个人有了一千万，会觉得一千万不算多，买几栋房子就没了，应该要赚到两千万；有了两千万的时候，又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别人已经赚了一个亿，自己也要赚一个亿；有了一个亿的时候，又想要赚一百亿……物质欲望日益膨胀，永无止境。我有时就在想，对于贪欲重的人来说，哪怕他拥有地球上的所有资源，可能还是会觉得地球太小了，资源根本不够用，甚至还想要其他星球上的东西。由此可见，人在贪欲过甚的时候，什么都想要，而懂得知足的人，有吃有穿就足够了。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满足感。有些人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后才意识到，原来拥有自由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还有些人生病住进医院，收到病危通知时才明白，原来拥有健康才能拥有一切，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健康和自由，但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宝贵。而在那之前，每个人都在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奔波，就像孩童追逐彩虹一样，永远不知停歇。因此，大家有必要静下心来，反观自心，感受当下的快乐。

我经常会和一些认识的人说，你们现在拥有了健康和自由，衣食无忧，这已经很好了，应该每天开心一点，快乐一点。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一块糖就觉得特别开心，但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了。他们觉得甜不太好，一定要酸、要辣，味道越刺激越好。这样的生活让我们眼花缭乱，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什么才是快乐，什么才是痛苦。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禅修或者学

习传统文化来调整自心，毕竟物质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而精神带来的快乐是长久的。

从物质方面来讲，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便捷、最快速的一个时代。不管是住的房子，还是开的汽车，都远远超越了过去。现在仅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但从精神方面来讲，这一代人可能比“文革”期间还要落后，因为我们每天都殚精竭虑，忙得不可开交。很多人晚上睡不好，白天更是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经常处于焦虑和浮躁的状态中，原因就在于缺少精神食粮。

如果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与精神的权衡问题。对于那些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精神食粮非常充足的人，比如山上的一些修行人，很多世间人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过得那么快乐，而我们却总是很痛苦？”从根本上说，快乐取决于内心。如果用心寻找真正的快乐，

会发现快乐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给予。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佛教里经常会讲到中道，既不过于奢侈，也不过于贫穷。吃得饱、穿得暖，在解决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要有一种满足感，这是佛教比较提倡的一种生活方式。

另外，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变得快乐，就应该尽力去帮助别人。其实，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还是应该多做一些慈善，不一定非要是特别大的企业才能做慈善，哪怕只是资助一个学生，或者每年参与一件公益活动，一点一滴地坚持做下去，也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这样的利他行为，会为我们带来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快乐。

在此，我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第一，希望大家能多做善事，从利他的善行当中收获快乐。

第二，希望大家能学习传统文化，并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我刚提到的两本书，从中汲取一些精神食粮。

最后，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保持微笑，保持快乐的心态。这样一来，不管遇到任何事，都可以做到坦然面对，身心也会自在舒适，令自他都快乐。

现场互动

问：您刚刚提到，禅对于经商人士有两重意义，第一个是普遍意义，第二个是究竟意义。那么，禅本身是佛教的一个术语，而经商的目的很世俗，只是想要通过赚钱得到一种满足感。请您再开示一下，禅对于经商者的究竟意义是什么？

堪布：“禅”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安住、安定，也可翻译为三摩地、三昧、等持、等至，有不同的名称。

对任何人来说，禅修都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调整心态。现在大多数人禅修时只是想让心安住下来，但仅仅心安住下来恐怕是不够的。事实上，佛教中有九种调心方法，去年我在其他学校里讲过，以后方便的时

候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资料。

今天，我想给在座各位介绍一个简单的禅修方法。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以通过鼻子呼出三次气。呼气时，心里想着把贪心、嗔心等不好的念头全部从鼻孔处排出去，这就相当于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一样。这样观想之后，大家可以安住一会儿。安住时，最好是用毗卢七法坐式，也就是现在常见的佛像坐式——跏趺坐，双手结定印。

这种坐式可以让身体呈三角形，与古埃及金字塔的形状非常相似。它有一种特殊的缘起，对调整内心有很大帮助，可以让心安住下来。有些人跟我说早上起不来，想一边躺着一边禅修。但这样很容易睡着，而且佛教中讲平躺不容易生起智慧，所以禅修时最好是坐起来。一座的时间，最好是二三十分钟，如果坐不了那么久，也可以只坐五分钟或十分钟，下座之后可以放松一下身心。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调心方法，对保持良好的

心态很有帮助。

一般来讲，人们早起后都会刷牙、洗脸、梳头。当然，像我们出家人没有头发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梳的，我看很多大老板的头发也不多，可能也不需要怎么梳理。总之，我们的身体需要做日常的清洁与梳理，我们的内心也同样需要，如果能及时地调整心态，处理任何事情都会得心应手。所以，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应该把禅修作为生活中重要的一环，最好是早上起来修一次，晚上睡前再修一次。

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他的传记中就提到，在每次开会做重大决策之前，他都会习惯性地禅修一会儿。因为他觉得禅修之后不容易发脾气，心也会容易保持专注。所以，有些经常爱跟员工发脾气的老板，可能是因为没有禅修的习惯，如果经常禅修的话，心态会调整得很好，就不会那么暴躁易怒了。可见，对每个人而言，调整心态都

非常重要。

问：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如果想要自己的企业不断做大，就避免不了竞争，想尽办法打败对方。请问，从佛法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堪布：在佛教中，有一部教我们取舍细微因果的经典，叫《毗奈耶经》。里面就讲到，佛教并不反对合理的赚钱方式。不仅在家人可以经商赚钱，出家人为了僧众的利益也可以做些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主张做生意时要注重因果，应该尽量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操作，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理念。小乘佛教主张的是不损害他人，而大乘佛教不仅是不害他人，还要去帮助他人。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当中，我们总是想要打败竞争对手，很难在同一个平台上共存，这样的竞争行为屡见不鲜，甚至很多企业因此变成了“冤家”。

其实，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平台和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无心之中伤害了别人，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你并没有主动去伤害别人。如果特意采取一些方法去攻击别人，结果竞争对手被打败了，甚至家破人亡，这种行为就很不合理。你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没必要去损害他人。在不害他人的基础上，大家也可以共存得很好。

实际上，有很多关于凭借智慧共存的理念和文化。佛教里经常讲的“善巧方便”，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的知识，但要把这种知识发挥出来，需要有一种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至少不要怀有一种想让别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心理，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能做到。如果遇事只想自己，完全不考虑别人，最终可能自他都会毁灭。因此，内心怀有一种善意很重要。

我们做人做事都应该坚守道德底线，尽量在不害别

人的基础上去做事。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全人类，都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一种非常值得弘扬的理念。

问：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如何弘扬佛教思想，并将其圆融地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

堪布：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特别适合用大乘佛教来解释。因为大乘佛教的教义内容非常丰富，但归根结底就是利益所有众生。小乘佛教的基本理念是希求自我获得解脱，而大乘佛教是先发菩提心，也就是让所有众生都获得觉悟，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这是菩提心的基本理念。如果将这种信念再进行推广，以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样的六度万行去实际行持，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理念。

希望大家以后能在企业里弘扬这种思想，或是将这种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当中。实际上，大乘佛教的观点与一些优秀企业的经营理念非常契合。我一直认为，那

些特别了不起的企业家都是佛菩萨的化现，为什么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做企业不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心态，而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以及社会公益等方面着想；从小的方面来说，他们在经营企业和关心员工方面很有智慧，会在制度中体现出人文关怀。而我们虽然自诩为大乘佛教徒，但有些人还是自私自利心比较强。以前太虚大师从东南亚访问回来后，就很感慨地说过，大概意思是南传佛教本来是小乘佛教，但他们的行为已经成为大乘佛教了，而我们中国本来是大乘佛教，但我们的行为已经变成了小乘佛教。

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很多佛教徒进入寺院烧香拜佛，只是为了求佛菩萨保佑自己天天开心。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想着自己一定要快乐，并没有想到别人也要快乐。即使想到了别人，最多也就是亲朋好友，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关心和帮助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好像是一种非常愚痴的行为。比如儒家思想文化，一方面它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待人接物，但另一方面也是在强化

自我，与广大利他心方面略有相违——除了孝顺父母以外，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帮助陌生人方面，普及程度不够。

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囊括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就像真正的佛教思想需要有大乘教义贯穿一样。但大乘教义的层次比较高，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对所有人类都给予无私的奉献，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凡事都是先考虑自己，对自己什么都愿意，对别人什么都不愿意。

我以前遇到过一位企业家，他和我说：“如果我的子女要去国外读书，那我出多少钱都愿意，但其他人再怎么困难，我连拿一千块钱都不愿意。我只愿意为我的亲人付出，除此之外，谁我都不想付出。”大多数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培养自我主义，一定要对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负责。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很多资源都来自于

社会，所以最后回报社会是非常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理念。比如你有一家企业，它能一直发展到今天，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也不是一个家庭的努力，而是包括员工、客户在内，很多人对你给予了信任和帮助，你才有了今天，并不全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你未必有能力让企业发展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更不能忘记回馈社会。如果有了这样一颗心，在付出实际行动时，也不会觉得很困难。

问：人类因为欲望而发展进步，但同时也可能因为欲望而毁灭。比如，现在的雾霾、水污染、空气污染，都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才造成了很多令人不安的社会现状。请问怎样做才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堪布：你说得很对，这其实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结论。虽然社会是依靠人类的欲望才发展到现在的，但如果没有控制好这种欲望，也的确比较危险。现在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让人难以想象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在我小的时候，物质条件非常落后，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条件也变好了。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我们想去其他国家还很不方便，但现在随时可以飞往各个国家。

对于这样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应该感到欢喜，毕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也需要衣食住行等各种资源。但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我们的欲望发展得有点不正常，会为了利益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但像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他们就不愿意开发本土的矿产、森林等资源。如果到了美国你会发现，原来那里很多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因为很多国外企业都把工厂建在这边，雇的工人也都在这边。

所以，现在大城市的环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我那天听新闻里说，生态环境部每年都要花大力气整治环境污染。事实上，中国环保事业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起步的，以前不太重视这样的环境保护，现在开始努力的话，恐怕也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都不是很干净，平时吃的菜里也可能有地沟油，甚至连小孩子吃的奶粉里都有毒，让人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我遇到过很多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都说不适应外面的生活，很想回国，但一想到国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又不敢回来，所以他们心里也很矛盾。

事实上，现在环境这么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过度膨胀的欲望，这也会给我们自身带来很多痛苦。最近就有消息称，将来中国的房子可能会非常便宜，因为这几年房子建得太多了，很多长期空着没人住。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我也的确发现，很多城市都有大

量的空置房，这就是欲望过度所导致的。我每次经过时都会想：人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房子吗？其实并不一定，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所以，佛教提倡适度的生活，既不过于贫穷，也不过于富贵。如果没有道德观念作为约束，欲望就会无止境地增长，最后可能会将我们引向深渊。

因此，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给员工按时发工资、年底分红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传递正确的思想。他们也许很喜欢金钱和地位，但帮助他们了知幸福感、满足感源自哪里更加重要。因此，希望大家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可以启发更多人去思考人生。

事实上，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大家一定要信仰佛教。但我希望各位能了解一下佛教中讲到的无常观、因果观，这些观念对我们的人生大有裨益，可以令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过度开发资源，最后

地球可能会因此毁灭。大家可以想一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靠什么生活呢？

表面上看，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成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现在什么都能发明出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一代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手段，不管埋藏多深的海洋资源或矿产资源，都可以开采出来，这也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因此，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提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曾经说过：“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其实，简单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们可以穿得简单一点，不需要买太多的衣服；开的车也不用太豪华，安全就可以；房子也不要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有一栋楼还想要别墅，甚至想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置办房产。这样的话，

自己会活得很累，应该尽量让身心得以休息。

现在很多人每天都盯着手机，想随时了解世界的变化，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反而特别冷漠，基本上一天都不说话。每天用手机刷各种信息，过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生活，不但眼睛很累，心也很疲乏。

所以，大家也要思考一下，我们正在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贫穷不一定代表修行好，
有时会让人变得更加执著。

第 107 场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ONGQING ALUMNI

中国·重庆

2015 / 3 / 2



贫非佛教

——大富长者的启示

BUDDHISM: NOT ABOUT AUSTERITY

主持人：

欢迎各位莅临今天的主题演讲现场。我们非常荣幸地再次邀请到了索达吉堪布，相信堪布会带领大家进行一场美妙的心灵之旅。欢迎堪布——

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交流“贫非佛教·大富长者的启示”这一主题。这个题目是人民大学这边提供的，但我最近一直忙于翻译《大乘经庄严论释》，所以还没来

得及特别仔细地思考，希望大家见谅。

翻译是我最大的贡献

《大乘经庄严论》是藏传佛教“弥勒五论”之一，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论典有一个唐朝时期的汉译本，但与藏文以及其他语言的译本相比，还是有些晦涩难懂。所以，我再三考虑之后，决定花三年时间把藏文版的《大乘经庄严论释》翻译成汉文。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翻译出来以后，有没有人能听得懂、看得懂？有没有人会重视？这就不一定了。毕竟处在这个极度追求物质的时代里，很少有人会去古老的典籍中寻找精神归宿和智慧精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很重视佛经论典的翻译工作。虽然这几年去了一些学校和企业做演讲，但这并不是我的特长，我也不是专业的演说家。我16岁才上

小学，然后只读了两年就升入初中。初中毕业后读了一所师范学校，但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选择了出家。所以，我没有小学和师范的毕业证，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

从世间的学历来讲，我并没有资格跟大家讲一些道理。在去年的“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上，我可能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读过专科或本科的参会者，绝大多数的参会者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所以，我当时就说自己是最没有资格发言的那个人。今天也是如此，让我在这么多精英人士面前做分享，恐怕很难让大家觉得有所收获。但在翻译经论方面，我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有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大家。

1987年到1997年之间，我的主要精力用在讲经说法上面，而翻译工作基本上处于摸索阶段；从1997年才真正开始着手翻译。十几年来，翻译了很多藏传佛教经论。如果大家以后想学习藏传佛教，可以参考这些汉

译本。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翻译还是有信心的。毕竟我在翻译的时候很专注认真，尽力想一五一十地将前辈大德们的智慧全部翻译出来。在座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用现代的语言来解读佛学里比较高深的一些教义。

每当我读藏文经论，比如五部大论以及密宗的法本时，总是希望以后能将它们翻译成汉文。因为藏传佛教一直有着圆满的传承，当然，汉传佛教的传承也很圆满，但若以藏传佛教的理论和窍诀作为补充，肯定会更加完善。所以，我每次动笔翻译时都很激动，因为能让虔诚的汉族道友了解藏地大德们的甚深智慧，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翻译经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可见，一个人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付出，而不是他的收获。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只关注收获，认为只有收获才能代表成功。其实，付出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

品质。

在我的一生当中，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成就，但在翻译上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有时候也在想，不一定有人会看这些经论，或者努力看也不一定看得懂。但有时候又觉得，哪怕这些古老的经论对世人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我的努力就不算白费。

富人也可以做佛教徒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临场感言，下面回到今天的主题“贫非佛教·大富长者的启示”。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佛教提倡过一种清贫节俭的生活，而佛教徒不能希求拥有金钱、地位、名声等，因为这些与佛教的教义相违。有些企业家也经常说：“我很想好好地学佛，但又害怕受戒律的约束，还要过俭朴的生活，而我是一个企业家，还是想要赚更多的钱，这种财富观与佛教教义相

违背。”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其实这并不合理。

佛教徒是否要过清贫的生活？从原始佛教的教义讲，修行人应该过一种知足少欲的清静生活。如果你们去过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就会发现那里的出家人至今仍保持着托钵乞食的传统，即使是在家佛教徒，也不会积累太多的财产。一般来说，出家人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每天都要光脚出去托钵化缘，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食物。此外，他们还严格守持日中一食或过午不食的戒律。即便到了今天，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寺庙里，依然有成百上千的出家人，遵循着当年佛陀在世时制定的生活方式。

那么，世间福报比较大的企业家，是不是跟佛教就结不上缘了？实际上，佛教比较讲究随缘，如果不是特意勤作，而是依靠福报自然获得，佛教徒也可以过安逸富足的生活。《毗奈耶经》是一部详细记载佛陀在世时

对弟子宣讲行住坐卧四大威仪的经典。其中讲到，如果对财物没有很大的贪执，出家人也可以穿几万块的衣服，住几百金的房子，这在戒律中是开许的。

佛陀圆寂之后，印度历史上出现了“二胜六庄严”²。其中“二胜”是指戒律学的两大论师功德光、释迦光；“六庄严”是指装饰整个世界的六位尊者，即因明方面的陈那论师、法称论师，中观方面的龙树论师、圣天论师，唯识方面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这八位尊者解说了佛教的所有教义，并进行了大力弘扬。其中功德光尊者撰著的《戒律根本论》³中就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造恶业，而是通过自己的福报无勤获得，那无论是穿昂贵华丽的衣服，还是住豪华奢侈的房子，戒律中都是开许的。

2 二胜六庄严：或作二圣六庄严，藏传佛教术语，为八位著论或者注疏的印度佛教论师。其著作均为藏传佛教必读的佛学名著，多被编入五部大论之中。

3 《戒律根本论》：另译名为《律经》，佛教戒律书。古印度功德光造。9卷，二千七百颂。无汉译本。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保存有胜友等译的藏文译本。梵本原文似已散失。

有些人对佛教的教义一知半解，比如对出家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抛弃家庭、事业的层面。但实际上，对真正的佛教徒而言，如果各方面的因缘自然具足，心里也没有强烈的贪执，即便拥有财富也不会与佛教教义相违。因此，对于某些人而言，既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又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这两者根本矛盾。

当然，有些人不想成为佛教徒，想成为其他宗教徒，或是不想与任何宗教有所牵连，这都是可以的。事实上，是不是宗教徒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做一个好人。如果一点恶事都不做，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菩萨了。虽然做到这个程度很难，但至少要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我们最好有一种信仰，这样心就有了依靠和归宿。如果没有任何信仰，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在人生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很可能会找不到任何的依靠处，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正确认识出家 and 佛教

事实上，佛教并没有强调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受早年一些影视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只有生活受到挫折，或是走投无路、身无分文的人才会选择出家。现在很多影视剧中也是这样演的。我以前和一些导演、演员也说过，他们总是把出家人描写成人生的失败者，这让我们每次出门都有点不好意思。另外，还有些人会认为寺院就是避难所。当然，这跟“文革”时期的文化导向也有一定关系。而在日本、韩国以及斯里兰卡等国家，在他们的新闻媒体报道中，更多的是社会精英、商业奇才等成功人士出家的消息。

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财富上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高尚、伟大的人。

要知道，佛教其实是一种教育，囊括了低层、中层以及高层的内容。从高的境界来讲，且不说在家佛教徒

或企业家，就是出家多年的老修行人也很难达到。相对而言，中层的教义比较容易做到。因此，大家不要认为学佛就是选择了一条贫穷之路，一点家产都不能有，或者顾虑佛教的戒律要求太多而不敢学佛。对于出家人而言，比丘戒、沙弥戒的戒条确实比较多。但对于在家人而言，一般只要守持居士五戒就可以了。

实际上，居士五戒很符合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佛教中讲的五戒包括：不杀人、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以及不饮酒。其中妄语分为大妄语和小妄语，而佛教中遮止的是大妄语，比如明明没有成就，却声称自己是大成就者，或是装作已经成佛的样子，等等。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骗子。小妄语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撒谎行为，比如做生意时说的一些“方便妄语”，五戒中并没有特别遮止。由此可见，五戒也不是很难守持。这种外在的行为约束，也是合情合理的。

乐道者不是非要安贫

佛教主张避免极端心态，既不过于奢侈，也不过于贫穷。我们出家人平时经常会念诵一个祈祷文：“不生过富家，不转贫穷家，唯生中等家，恒常得出家。”意思是说：希望自己不要转生到非常富裕的家庭，那样每天都要为了赚钱而奔波，很难有修道的机会；也不希望自己转生到特别贫寒的家庭，否则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不会有修行的机会；但愿自己能转生到中等家庭，并且能时时刻刻行持正法。从这样的发愿中看起来，佛教徒是采取中道的生活态度。当然，如果你自身很有福报，也可以享受生活。比如，今天要讲到的给孤独长者，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是当时印度最有钱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或亚洲首富李嘉诚。

当年，给孤独长者准备迎请佛陀前往舍卫国说法，要选一个地方为佛陀建造精舍。他看中了一处风景优美

的花园。但这个花园是舍卫国祇陀太子的地方，所以他不得不去拜见太子，请求太子把花园卖给他——就像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交易一样。祇陀太子最初不想答应，但给孤独长者一直劝说太子把这个花园卖给他，因为他想给佛陀修个大“别墅”。后来，太子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能用黄金铺满整个花园，我就同意卖给你。”



给孤独长者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不借助任何探测器就看到地下的宝藏，所以他的家境特别富有。于是，他真的用黄金铺满了整个花园。祇陀太子对此非常

感动，他对给孤独长者说：“我只是答应把地卖给你，但花园里的这些树还是我的财产，地由你来供养，树就由我来供养吧。”之后，二人共同合作为佛陀建造了精舍。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祇树给孤独园”。“祇”是指祇陀太子，“树”是指太子供养的树，“给孤独园”是指给孤独长者买下的花园。

1990年的时候，我曾去过祇树给孤独园。当我站在那里时不禁想到，在两千多年以前，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长者用黄金买下这个地方，建造精舍供养给佛陀，真的是太有福报了！虽然现在只剩下了一些历史遗迹，但大家到印度时还是值得去朝拜一下。

根据佛经里面的说法，给孤独长者福报特别大。所以，他不仅今生特别富裕，前面的很多世也非常富有。有些老板也拥有大量的财富，这肯定跟前世积累的福报有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将来变得富裕，现在就應該多做布施，因为布施是富贵的因缘。

要知道，佛法中特别强调因缘的作用，大家最好不要选择忽视这背后隐藏的甚深道理。如果懂得了业因果的关系，就会明白并非安贫才能乐道。

执著才是真正的束缚

现在有些修行人会刻意装穷，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佛学院原来有一位老和尚，他经常爱穿带有很多补丁的旧衣服。当时，我们的上师还在世，他世间和出世间的智慧都特别圆满，看事情很有远见，特别了不起。有一天，上师在课堂上对这位出家人说：“你特意地穿旧衣服也是一种执著，其实没有必要刻意扮穷。如果你的心里特别执著，即使再怎么扮演贫穷，修行也无法成就；如果你对财富没有多大的执著，能够平淡地看待一切，即使有万贯家财、金山银山，也不会成为解脱的障碍。”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也有一个类似的公案。19世纪时，有一位特别著名的上师叫蒋阳钦哲旺波。他得过萨迦、宁玛等所有藏传佛教教派的传承，并且修行境界非常高，是一位公认的极其伟大、了不起的上师。另外，他的著作量也相当惊人。他当时住在甘孜德格，在当地非常有名望，经济条件相当好，住的地方也是金碧辉煌，过着皇帝一般的生活。与他同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修行人，也就是《大圆满前行》的作者华智仁波切。他一生都显现得非常贫穷，终年穿着同一件衣服云游四海。

华智仁波切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木碗，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因为藏地以前有一种传统，人们外出做客时，会随身带着自己的碗。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比较健康。现在有些藏族老人依然保持着这种传统，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碗吃饭，不会用别人的碗，但汉地好像没有这种习惯。

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去见蒋阳钦哲旺波。可一进宫殿他心里就产生了邪见，他原本觉得上师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成就者，应该过着俭朴的生活，但看到上师的房子装饰得如此奢华，根本不像修行人应该住的地方，心里就有些生不起信心。过了一会儿，他和上师一起喝茶时，上师对他说：“你不要认为我修行不好。其实我对这些财产的执著，远不如你对那个木碗的执著。”

因此，贫穷不一定代表修行好，有时反而会让人变得更加执著。假如一个穷人有一万块钱，他可能会特别执著；而有些富人虽然很有钱，但对财富不一定执著，也不会对修行造成障碍。正如噶举派的帝洛巴尊者曾对弟子那若巴说的那样：“显现是不会束缚你的，执著才会真正束缚你。”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的种种显现，不会束缚我们的修行和解脱。真正束缚我们的是对显现的执著，比如对金钱、对亲人的执著。要知道，贫穷有贫穷的执著，富贵有富贵的执著，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财富的态度。有智慧的修行人，会把钱用在解脱事业上，

让自他都获得快乐；没有智慧的人，可能会给自他带来痛苦。

如果有了一定的修证境界，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银财宝，也不会给修行带来障碍，甚至还能用这些财富为他人带来利益。就像化学元素铀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金属，如果把它用来制造核武器，经过一系列的裂变反应，会产生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相反，如果把它应用在核电站，产生的能量可以为人们发电、照明。

可见，同一样东西，如果用在核武器上，就能毁灭世界，而用在核电站里，就能照亮世界、造福人类。因此，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一个人的修行和他的财富多寡没什么关系，有钱人也可以是一个好修行人。世界上很多的慈善家，就是依靠自身的福报和资源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

让生命更加趋向圆满

大家有必要了解、学习一下佛教或是其他宗教。我们的思想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该是禁锢和封闭的，既不敢看也不敢学。

有些人本来想学佛，但因为担心被太多的规矩约束，守持不住戒律，就不敢学了。其实，学佛和不学佛有很大区别，佛法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调整心态。比如，原本你的心态特别浮躁，后来通过学习佛教经论、依止善知识，让你变得更加坚强，无论遇到任何事，都能坦然面对。相反，如果身心没有训练到位，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拥有的财富再多，内心的痛苦还是得不到解决。

因此，我们需要依靠真正的智慧来解决内心的痛苦。这种智慧就是佛教讲的“四法印”，即有漏法都是痛苦的自性，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自性，一切法都是无我空性，最终的解脱是涅槃寂静。对于以前没有接触过佛

法，更没有修行过的人而言，可能会觉得四法印的意义很陌生。但我希望大家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精神世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圆满。

从大乘佛教的教义来讲，成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在有生之年，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多去帮助一些人。作为一名企业家，尤其是像在座这样的成功人士，不能只想着把所有资源占为己有。最近新闻经常会报道一些贪官受审，那些人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却没有做出一点贡献，这样很容易自食恶果。我们应该以良心作为准则，遵守道德规范。当你有一定实力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的可怜人。事实上，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呼救声和悲鸣声，看到一些孤寡无助的人，希望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我曾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让我深受感触。1998年的加拿大，有一个年仅6岁的小男孩，他了解到非洲的孩

子不仅没有东西吃，甚至连水都喝不上，于是就想方设法地赚了七十美元，想要给那里的孩子打造一口水井。但他后来发现，打一口井需要两千美元，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凑到了这笔钱，为乌干达的一所小学打造了一口井。

他从6岁开始做这个项目，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还在继续做。有些资料中说，到2016年，他已经挖了超过1000口井，约85万人因此喝上了干净水。当年，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孩子，但因为心里有一种大爱，最后能够在实际行动中改变那么多人的命运。

有些人虽然也有这样的大福报，但根本没有用在奉献社会、造福人类的事业上，甚至连自我提升方面的努力也很少。事实上，不管在课堂教育，还是日常的谈话中，我们很难听到关于慈善的话题。而在其他国家，经常可以听到别人在做各种慈善事业，我们也应该让慈善成为一种习惯。

现在大多数人一提起慈善，第一反应就是捐钱。我曾经在一些慈善会议中讲过，做慈善不一定要用钱，不花钱也能做慈善。真正的慈善家，是有一颗想做善事的心，并非要捐几百万、几千万。很多人会陷入一个思想误区，认为做慈善的人应该是有钱人，没钱的人不能做慈善。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的善心，这颗心会慢慢发挥出它的力量。

结语

最后，希望大家能对佛教有一个正面的认识，不用害怕学佛或是研究佛法会让你抛弃一切。印度历史上有一位恩扎布德国王，他很想出家修行，但又不愿舍弃自己的家庭和王位。于是，佛陀便为他宣讲了一些特殊教言，最后他确实获得了解脱。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中，也有很多上师获得了像恩扎布德一样的成就。

因此，大家不能片面地理解佛教，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这难得的一生中，最好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并在这种引导下长期修行。对于已经开始学佛的人，希望大家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应该要深入一些，从显宗的五部大论一直学到密宗的无上大圆满。

现在很多人学佛只是流于表面，这样真的很可惜。在座各位都很有智慧，经济条件也不错，在这么好的机缘下，遇到这样的真理确实很幸运。人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管是世间的真理，还是出世间的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但我们有必要去正面地了解一下。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因缘和福报，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这一点就有赖于各自的智慧了。

现场互动

问：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您提到修行人往往发愿：“不生过富家，不转贫穷家，唯生中等家，恒常得出家。”为什么一定要出生在中等家庭才能修行呢？

堪布：转生到富贵或贫穷的家庭也能修行，但如果想要出家的话，出生在一个中等家庭里，可能学习和修行都更方便一些，所以修行人才会这样发愿。

藏地和汉地的情况有点不同。藏地有些出家人的家里特别贫穷，藏传佛教中也没有托钵化缘的传统，所以他们连到一些寂静地去修行都很难。比如，我们佛学院那些生活困难的僧人，连买一个小房子的钱都凑不出来。有些人很想长期住在佛学院，但因为家里太穷了，不得不在家放牛。还有些人家里太富裕了，这也很难修

行，因为心总是变来变去。

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在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还有一些修行，容易生起很多功德；物质条件太好的时候，道心反而上不去，再加上身边人的影响，修行也很难进步。因此，生在中等条件的家庭更适合修行。这句话应该这样去理解。

当然，如果转生到贫穷的家庭，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贫穷可以作为生起出离心的助缘。佛教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转生到富裕的家庭，也可以像给孤独长者那样合理运用财富，做广大的布施和供养，这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出家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积累了大量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利益众生。像台湾的“慈济”，虽然它的资产并不是个人财产，但这也是依靠证严法师的力量才积累起来的。

从家庭出身的角度来说，在佛教里可以有三种层次的人，只不过从修行角度而言，转生于中等家庭更有利

于修行。

问：佛教经常教导要发善心、做善事，这样才能积累福报。请问，这种福报是在今生出现，还是来生出现呢？

堪布：不同的善事所获得的福报也不同。这个问题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讲得很清楚。如果发心非常强烈，对境也特别殊胜，有些福报即生当中就可以成熟。一般来说，以清净心供养僧众斋饭，这个果报会成熟得非常快。除此之外，我们即生中做的善事很难马上成熟，更有可能会在来世成熟。这跟我们前世欠的“账”也有一定关系，就像往手机里充话费，如果上个月欠了很多钱，当月充的一部分钱要用来补交之前的欠款。

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依靠殊胜的对境，有些福报会在今生成熟，叫做“顺现法受业”；有些福报会在下一世成熟，叫做“顺次生受业”；还有些

福报会在未来世成熟，叫做“顺后生受业”，也就是要过很多世才会感受果报。佛陀在《华严经》中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意思是说，就像画师能画出种种景色一样，心也能造作各种各样的业。反过来说，受这些业的支配，将来的果报也会有很多差别。

问：在经济学领域，除了人们熟知的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以外，现在有人又提出一个“道德资本”，并且认为这是最根本的资本。请问，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快速积累道德资本？

堪布：有关道德资本的积累，我想很多善良的人都会去做，比如供养一些寺院。佛教中有“福田”和“悲田”的概念。所谓的福田，是指供养寺院或是给佛像贴金等。泰国和缅甸的人就很喜欢通过供养福田来积累道德资本，他们经常会给佛像贴金，结果佛像也变得越来越“胖”。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虽然整个国家的经济

不是很发达，但那里的经堂却金碧辉煌。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对一些悲田做善事。悲田是指让人心生悲悯的可怜众生，包括经常看到的乞丐和病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些乞丐都是骗人的，继而对他们置之不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如果他们真有办法，恐怕也不至于沦落街头。也许个别人真的是骗子，但只要我们发心清净，以大悲心来行持布施，也可以积累道德资本。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有很多，这些善行都是增长福德的根本因。我个人的话，虽然也会造佛像、建寺院，但更重视资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有钱人来说，一个学生的学费只是一笔小数目，但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这笔钱就显得格外珍贵。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也错过了许多积累福报的机会。昨天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准备从公司每年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

做慈善，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大多数人可能觉得，等以后赚了大钱再去做善事，但事实上，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

总之，福田和悲田很重要，依靠它们可以积累福德资粮。此外，通过念经、念咒等也可以积累资粮。

问：我一直很想成为一名财务顾问，但又觉得自身能力不足，请问如何开启自身的智慧？

堪布：有人说“顾问”的意思就是，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所以很多顾问其实根本没人来问。我在佛学院做顾问的时候，他们也很少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不得不经常主动去找他们。所以，当别人不来咨询顾问的时候，顾问就应该主动去了解情况，这也是顾问的一个职责。

如果大家想要开智慧，最好是修文殊法门，有时间

也可以去转一下五台山。五台山有一种文殊花，也叫做金莲花，如果将这种花泡水喝，然后虔诚地祈祷文殊菩萨，每天念诵文殊心咒——“嗡阿 Ra 巴匝那德”，确实可以增长智慧，我自己就有过亲身体验。

在第一次朝拜五台山前，我正在学习因明的《释量论》，有些内容一直看不懂。当时，我的上师就说，朝完五台山大家再继续学因明。回来以后，确实明显感觉智慧有所增长，书中的很多难题好像迎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开智慧也有一些方便方法，要和文殊菩萨搞好关系，通过多念咒、多祈祷来向文殊菩萨好好地“行贿”，而且还不用担心文殊菩萨会被检察机关调查。因此，大家要好好祈祷文殊菩萨。

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比如抽烟、喝酒、游泳等等，请问这些喜好也是一种执著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想办法放弃

这种执著？

堪布：每个人确实都有不同的喜好，但喜好也分合理和不合理。从究竟的意义上讲，当我们证悟法界本源，或者用最深层的智慧来观察时就会发现，好与坏都是虚妄不实的。正如《金刚经》中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佛法并不是高谈阔论、谈玄说妙。如果你用智慧去观察，就会发现一切法都是虚幻不可得。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之前，暂时还需要有一些合理的执著，要有取舍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说，不要趋向于恶，要趋向于善，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有些人的习气比较重，喜欢抽烟、喝酒……前段时间，有一个明星跟我说，他最近正在拍一部电影，压力很大，感觉非常累；所以，他就开始喝酒、抽烟，但没想到现在已经上瘾了，一直戒不掉，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从因果上来讲，无论是抽烟还是喝酒，过失都很大。另外，这对自身健康也有很大危害，会对肺和

肝等内脏造成损伤，相当于慢性自杀。现在的广告都把烟酒描述成好东西，人们也常说“无酒不成席”。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觉得要是没有酒，说话没意思，吃饭也没味道。但事实上，酒精属于微毒类，被吸收后会对整个身体造成危害。

因此，在还没有证悟最高境界之前，我们应该尽量选择对身心健康有利的喜好，最好是选择一些精神食粮来充实自己。虽然我们有时会被现实所迫，确实很难抉择，但就像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的那样：“当你的理想与现实冲突时，只有选择现实，因为你暂时没有自由。但若不忘初心，也会有美梦成真的一天。”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昨天我看已经有 1000 万的点击率了，可能这句话也触动到了很多人。

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想要做一个好人，心中也有着美好的梦想。可是，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无奈。有时受烦恼逼迫，有时受朋友逼迫，有时受社会

逼迫，有时受环境逼迫，还有时受工作逼迫……尤其对于内心脆弱的人而言，确实无可奈何，有时不得不随波逐流。但不管怎样，都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如果你的梦想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就要随时提醒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如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佛教中也讲了很多忏悔的方法，比如持诵金刚萨埵心咒，诚心忏悔会比没有惭愧心要好很多。事实上，我们谁都做不到事事完美，如果能做到的话，说明你已经成就佛果了。在我们成长的旅途中，会有一些好的机缘，也会有一些不好的遭遇，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选择，也要学会忏悔。

问：在发财和求子方面，为什么《二十一度母赞》和度母心咒是非常殊胜的法门？

堪布：在古印度和藏地，度母法门非常兴盛。藏族基本上全民信佛，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会经常

祈祷度母。很多人去过藏地之后，会觉得那里特别美。但在我看来，藏地最大的特色就是人们心中淳朴的信仰。不过，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些年轻人并不信佛。事实上，汉地以前也弘扬过度母法门，只不过一直不是很兴盛。

我之前专门讲过《二十一度母赞》的课程，后来还编成了一本书，叫做《有求：二十一度母给你温暖》，也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只要虔诚地祈祷，二十一度母就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加持。大家可以经常念诵度母心咒“嗡达热德达热德热娑哈”，这个咒语非常简单，但加持力特别迅速。

全知麦彭仁波切在《八大菩萨传》中提到，在众菩萨当中，文殊菩萨的智慧最尖锐，度母的加持最迅速。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有什么请求，依靠度母的加持都会快速获得。因此，希望大家在遇到各种困难、违缘和痛苦时，最好能经常祈祷度母，这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无形

的力量。

我本人从小就对度母非常有信心。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连字都不认识，就已经会背诵《度母赞》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都在念诵，以后也会坚持下去。我当初讲《度母赞》时就说过，这应该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一部法。因为我以前放牦牛的时候，每天都会坐在山顶上念度母祈祷文，也很喜欢听和度母有关的故事。后来在读书的时候，宗教政策还没有开放，我就在学校里偷偷地念。宗教政策开放之后，一直到我出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个人对诸佛菩萨，尤其是对度母有非常虔诚、坚定的信心。

其实，不管有没有信仰，大家都可以祈祷度母。我最近听说，汉地各个城市里都有依靠祈祷二十一度母而发生的种种奇迹。关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实存在，但有些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无论

你有哪方面的希求，求财富还是求子女，都可以通过祈祷度母成就一切所愿。

当然，佛教的祈祷也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效果，否则就违背了因果法则。就像医术再好的医生，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治好某一种病。所以，如果一个佛教徒对你说，“只要祈祷就可以，百分之百没问题”，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般来讲，任何一种药都有治病的效果，但有些罕见病的确无药可治。同样的道理，诸佛菩萨的加持可以改变一部分的因缘，但有些因缘再怎么祈祷也没办法改变，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得。

问：有些人会觉得现实中发生的场景在梦里出现过，比如我感觉自己好像梦里来过这里，为什么呢？

堪布：“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在梦里，梦里梦里好像开过会。”（众笑）也许你们觉得出家

人怎么也会唱这首歌？其实，我出家之后就没有唱过歌了，而且以前读书的时候，音乐课经常不及格，但当时很多同学都会唱这首歌。我之前去过一次泰国，回来后写了一本《泰国游记》，里面也记录了关于邓丽君在泰国猝死离世的经过，感慨了一下人生的无常。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当下的某些场景似曾相识，好像在梦里发生过一样，可见，有些因缘的确不可思议。比如，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今晚可能在梦里先经历了一遍；或者有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好像在梦里已经见过了。所以，人生真的是如梦如幻。《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国外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关于虚幻与现实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在讲人生如梦如幻的道理。

藏传佛教中有一部论典，叫《醒梦辩论歌》⁴。通过醒者与梦者的辩论，你会发现其实很难分辨出现在到底

4 《醒梦辩论歌·幻乐众音》：作者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所谓醒梦辩论，就是醒者和梦者两个人在彼此谁真谁假的问题上展开辩论，然后智慧大法官派出妙慧审判员裁决决定案，在决定了真假正邪之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醒者和梦者平等无差别。

是做梦还是清醒。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景，很可能会出现梦里，而梦中的某些场景，也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可能是一种修行的境界，也可能是一种特殊因缘的显现。

今天如梦般的人生场景，在你的梦境中提前出现过，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但具体是什么因缘导致的，这个也不好说。但我相信，凡是人生中类似这样的奇妙经历，在深入学习人生如梦如幻的甚深道理后，你就会有所明白。

问：在人生最困顿的时期，我读到了堪布的《苦才是人生》，这本书让我豁然开朗，也让我明白原来此时正是修行时。我本人是学净土的，平时以念佛为主，也在学习印光大师的开示，以及净土的“五经一论”⁵。刚才

5 五经一论：净土五经分别指《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行愿品》，净土五经通常与《往生论》并称“五经一论”，为净土宗之核心经典。

您讲到修净土的同时，如果能有密宗的方法辅助，修行可以更圆满。那么，请问用什么密宗方法来辅助修行呢？

堪布：我没有期望《苦才是人生》能对人们有很大的帮助。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确认真地思考过，引用的每个公案都有一定的针对性，既有明确的佛经依据，又贴合我们的现实生活，希望可以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很多人说《苦才是人生》是我的代表作，但其实我翻译的著作有很多，课程的讲义也整理了不少，这本书不一定就是代表作。不管怎样，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大家能通过它了解到人生的真谛。毕竟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时间，也难有这种因缘。所以，我就把平时想跟大家说的话写在了书里，这样比较简单。

从几年前开始，我也在陆陆续续讲“净土五经”。现在只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有一点没讲完，其他都已经圆满了。在讲的过程中，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净土法门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起来。

事实上，密宗修行人也要学习净土法门。比如藏传佛教中的《大圆满前行》⁶，它的后面部分就讲到了要如何往生净土，而前面部分讲到的人身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虚，以及皈依、发菩提心、忏悔和积累资粮等，这些都是作为佛教徒应该了解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教言。所以，大家在主修净土的同时，最好能认真学习一下《大圆满前行》，里面已经完整地讲述了佛教的核心教义。

我们佛学院每年都会举办“极乐法会”，其实藏传佛教的修行人也很重视净土法门，也会发愿往生极乐净土，并且如果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也强调要广闻博

6 《大圆满前行》：作者是华智仁波切，翻译者是索达吉堪布。本书是一部引导修行次第的论典，在藏传佛教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学。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一门深入，但如果你的分别念很多，经常对一些法产生邪见，那只学一两部经论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对于分别念特别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一些经论作为辅助。而第一部论，学习《大圆满前行》就很有必要。

此外，如果还能再念一些咒语，效果会变得更好。我们佛学院每个人每年都要念 30 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嗡阿么得瓦阿耶色德吽舍”，这是往生净土非常殊胜的一个窍诀。另外，每年还要念诵 40 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因为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还需要精进忏悔往昔的罪业。毕竟每个人在世间当中做过很多坏事，如果要带业往生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虽然对于“带业往生”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最好还是在往生前把业力忏悔清净。

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体验过短期出家，他们法喜充满的样子让我非常向往。但我也

听说，女众不能短期出家，否则以后再想正式出家就没有机会了。这又让我有些担忧，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堪布开示。

堪布：我在藏传佛教的经论中也寻找过短期出家的依据，但暂时还没有找到。据说在南传佛教的巴利文经典中有相关开示。

从很多人短期出家的体验来看，这是一段非常殊胜的经历，很值得赞叹。现在国内外都有这样的活动，从道理上来讲，如果男众可以短期出家，女众应该也可以，但佛陀制定的有些戒律不是以推理来成立的。所以，在具体执行短期出家的过程中，主办人要进行仔细商讨，否则后期很容易出现问题。因此，我们佛学院从来没有组织过短期出家的活动。

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应该体验一下出家人的生活。从佛教的角度讲，这样做可以种下出家的善根，毕

竟很多人一生中很难有一次出家的机会。不像在泰国，出家是一种传统习俗，男子结婚前或者二十岁左右都必须出家一次。所以，如果你很向往出家人的生活，可以参加一次为期七天的短期出家。虽然只有短短七天，但这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种下来世出家的善根。

至于具体的操作流程，我确实不是很了解，虽然也有在研究，但还没有什么研究成果。

问：女众出家时，是比丘师父给剃度，还是只能由比丘尼师父剃度？

堪布：剃度的问题不大，至于受戒的问题，一般来讲，女众出家可以请十位比丘，或者二十位比丘尼来授戒，这在《毗奈耶经》里有专门讲到。当然，四分律⁷

7 《四分律》是后秦时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的佛书。原为印度上座部佛教系统昙无德部（法藏部）所传戒律。共六十卷。因分四部分，故名。中国佛教律宗据以立宗和宣教研习。

与一切有部律⁸的观点略有不同，在一切有部的戒律中是允许的。

问：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但我对宗教方面比较关注，平时也会看一些书。我认为，世界上这么多宗教，都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人性的爱与善良，但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孔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然人类的繁衍、传承是一种基本需求，为什么佛教出家人要断绝男女关系呢？

堪布：你的问题很好。不管是参加什么会议，哪怕只是在佛学院内部开一些研讨会，我都希望能有其他宗教人士，或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参与进来。虽然有没有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关注的话

8 说一切有部律，有两种流行本，一是在罽宾流传的略本，一是在摩偷罗流传的广本。后唐义净专门去印度寻律，带回的律中即有广本，翻译的题名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题，比如人类的命运、社会的福祉、宇宙的真理等等。所以，我们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佛教徒和基督徒是互不相容的，或是有信仰的人与没信仰的人根本没办法交流。这种狭隘的观念会影响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快乐，所以我一直秉承着尊重所有人的原则。

世间万物都可以用阴阳来划分，比如男和女、东和西，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尤其是道教，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重视阴阳学说。

有些人认为，佛教戒律就是压制人们本能的欲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佛教的戒律是分次第的。对于不信仰佛教的人，他们能对佛教保持基本的尊重就可以了；对于信仰佛教的人，有一部分人只是受皈依三宝的戒，还有一部分人不仅皈依三宝，同时还受持居士戒。对于大多数的在家人来说，并没有断除世间男女的欲望，所以还是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居士戒中，遮止的是与合法伴侣以外的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可见，

佛陀对在家人的要求与社会伦理道德基本一致。

出家人属于佛教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当修行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在家人的生活方式会对进一步的修行造成影响，世间生活中的种种情感、欲望都会严重障碍到修行。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出家修行，守持出家人的戒律，过清净的生活。

上面提到的是中等修行，如果最后能做到丝毫不贪执世间男女的欲望时，在家佛教徒还可以行持密宗的双运行为。事实上，这在密宗中代表了智慧和方便，但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在印度佛教的历史上，像萨绕哈巴尊者以及我刚提到的国王恩扎布德，他们虽然过着在家人的生活，但已经彻底断除了所有世间欲望。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像帝洛巴、玛尔巴罗扎等人，也没有断除世间的欲行，这些行为都是为了方便修行，同时也是解脱境界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佛教并没有要求学佛就要断除所有的欲

望。每个群体的要求各不一样，需要具体分析。

问：现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组织就是宗教，很多宗教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请问宗教可以这样一直传承下去，是源于它对人性的满足，还是依靠它的戒律和制度呢？

堪布：世界上有几大文明，有的有四千多年历史，有的有五千多年历史，而这些文明的延续往往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道教、儒教与佛教，佛教大约起源于公元前五百年，释迦牟尼佛与孔子、老子都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智者。而在这个时期之前，很多西方宗教就已经出现了，在东方比如印度教就有大约四千年的历史。

这些古老的宗教为什么能一直延续到现在呢？虽然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制度，但仅仅依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宗教的精神理念，或者说它的精髓能够

一直延续至今，主要原因就是它宣讲了人类心灵的活动规律，以及其他合理的智慧。

有时候我就在想，佛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所宣讲的道理，到今天也仍然适用，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我经常在课上跟大家说，传承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就像昨天才提出的一样，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其他一些涉及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可能过了几年、几十年，就不再适用了。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六七十年代人们所推崇的知识，到了现在连名称都没办法用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古代的思想宣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次第与境界，这赋予了它延续下去的顽强生命力，否则很容易消失于人类历史的浪潮当中。

宗教就像是一位活了上千年的慈悲老人，他目睹了无数个“文化小孩”的出生和离去。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去探索一下他“长寿”的秘诀。

“心清净故，血则清净；

血清净故，颜色清净；

颜色净故，端正无比。”

第 108 场



中国中医科学院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中国 · 北京

2015 / 6 / 5



药师佛与中医

MEDICINE BUDDHA AND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主持人：

尊敬的索达吉堪布，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们，下午好！今年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六十周年，也是我们传承中医、推动中药发展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个有意义的年份里，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索达吉堪布来演讲“药师佛与中医”。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堪布！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中医科学院，利用这个下午的时间和大家交流。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医科学院，感觉这里非常殊胜，因为这里有这么多医学工作者在学习、研究中医的传承和理论，同时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经验传递给有缘的人，这极其难得，值得赞叹！

在座的很多人都从事医生这一纯洁、高尚的职业，其实我自己也曾梦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三十多年前，我在初中毕业时去了一位藏医亲戚那里看病，于是有机会现场看他为别人治疗。这让我对从医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意乐，中考的时候甚至想辍学从医。虽然“辍学计划”最终没成功，但那次经历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我曾经非常想当医生，所以对学习中医、藏医、西医以及印度医学的人倍感亲切。虽然我最终没能从医，但我仍然安慰自己：表面上我是一名出家人，但实际上我也算是一名“医生”，因为三十多年来，我一

直努力地给别人讲佛法，治疗人们的心理疾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病救人。

当人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向往和梦想时，哪怕职业、文化背景不一样，也仍能在交流中找到共鸣。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医的想法。

藏医、中医，惺惺相惜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藏医与中医的相似之处。我在佛学院学过一些藏医课程，因此对藏医有一定的了解。其实，“望闻问切”并非只是中医的诊断手段，藏医的理论和实践也离不开它。例如，藏医和中医都可以通过把脉来诊断五脏六腑的病情，也可以通过观察病人的舌苔、眼睛来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

此外，藏医和中医还都擅长用草药治病。藏医们常说：“对高明的医生来讲，山上所有的草都是药，各种

各样的疾病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治疗方法。”此外，藏药的采集、处理方式也跟中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可以采用阳光直晒或者阴干的方式处理等等。

大家都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但其实很难说有多少人真的对中医有信心。事实上，如果我们想学好一门学问，首先就要对它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用功，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对于世间的人、事、物，我们可以从局部的角度去观察，也可以从整体的角度去了解。藏医和中医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了解人的身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像这种“人天合一”的道理，很难被西医理解。这句话看上去简单，却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世界，内心是一个世界，天地万物更是一个庞大的世界，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能会导致身上产生各种疾病。由于西医仅从局部角度去观察人的身体，因此很难

了解其背后复杂的因缘。

任何一事物都有其因缘和结果，但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世间很少有人真正掌握这样的因缘法则，就像很多学者说的那样：“真理往往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在当今时代尤其突出，因为人们的身边时刻充斥着各种信息，但像藏医和中医这样宝贵的理论却不一定受到大众认可。

为什么你的病总也治不好？

我们该如何认识众生的种种身心疾病？按藏医的观点来讲，众生有四百零四种病。有些人可能看过《佛说佛医经》，这部佛经中宣讲了许多病因，如四季变化等。我认为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其中的观点。藏医的《四部医典》中又将这四百零四种疾病分为四类，其中有一百零一种是前世的业力病，无论如何医治也无法

痊愈；有一百零一种是源于即生中一些非人或鬼神的迫害，可以通过祈祷、佛事来遣除；又有一百零一种可以治愈，但如果放任不管，则会致命；还有一百零一种病，即使没有治疗，也不会有大碍，比如简单的感冒等身体上一些小小的不适。

不容小觑的神奇“安慰剂”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现代人有很多病都和心有关。佛教中讲，众生的病分为身病和心病。身体上的种种疾病可以依靠手术、服药等手段治疗，而心病，如贪、嗔、痴、骄傲、嫉妒等负面情绪以及抑郁症、自闭症等等，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束手无策。

其实，医生既要医身，也要懂得医心；而对心的治疗，有时不需要太多的医学知识，一些简单的疏导都会对病人产生积极的作用。

大家都听说过“安慰剂效应”。虽然医学界和大众都对它抱有一定的质疑，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少见，但不管怎么样，它在某些情况下的确管用。积极的信息能在人的心里产生正面力量，消极的信息能产生负面力量。所以，医生在诊断过程中的语言、表情也非常重要。有经验的医生在和病人沟通时，一般都会有些善巧方便，但有些年轻的医生就比较直接，有时会把严重的病情直接告诉病人。这样可能会让病人难以接受，心里倍加痛苦。

前段时间，我去看望了一位宗教界人士。当时他的心脏病非常严重，身体也很虚弱，医生说只剩一个月的生命，如果不及时手术，情况会更加危险。一般来讲，宗教界人士都有一些所谓的修行境界，对病痛的态度和其他人有点不同。他说：“我不怕死，因为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既然医生说我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准备身后事吧。”我向医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回来后和他讲了一些乐观的方面。在那之后，我感

觉他的身体状况好了很多。可见，“安慰剂效应”的确很重要。在帮助病患时，医生的语言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善巧地与病人沟通。

心病还需心药医

前面也提到过，现代人的疾病多多少少都和心有关系，因此，养心也能医病。藏医和中医都认为：上等人养心，中等人养气，下等人养身。心可以引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正法念处经》中说：“心清净故，血则清净，血清净故，颜色清净，颜色净故，端正无比，一切众生，爱乐瞻仰。”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周遭的一切都将过眼云烟，我们不会特别执著。其实，万事万物都瞬息万变，没有任何事物是恒常不变的。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心就会处于清净的状态，身体的气脉明点也会顺畅，这类似于中医所讲的“阴阳和合”，进而身体健康，相貌庄严。

我们有时也能从人们的状态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内心脆弱的人在面临失业或失恋的痛苦时，内心烦躁、混乱，而且面目丑陋，一事无成。所以，在生活中保持清净心非常重要，这也是佛教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中医都是潜在的禅宗大师

我觉得西医和中医给人的感觉很不相同。好像很多西医说话、写字、做事情都特别快，给人一种急急忙忙的感觉，而很多中医往往带有一点禅宗的味道，不管是说话、走路还是写字、喝茶，都处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这自然也能让病人轻松一些。所以，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首先应该使自己的心清净，这样不但令自己身心自在、事半功倍，也会给病人带来一些利益。如果你的心没有得到调伏，没有得到自在、平衡，不但自己会苦恼，工作也不一定会非常顺利。

我听说“中医”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中国的医学或者汉地的医学，另外一层意思指中庸，也就是要保持身体、心灵乃至天地万物之间的平衡——这在佛教里也被称作中道，即不堕于左边，也不堕于右边。其实我们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平衡，比如，我们不得不吃饭、喝水，这是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但我们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就会引发疾病。从更广的范围来讲，世间有很多犯法的人，大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行为偏激，比如因极度强烈的嗔恨而杀人等。

以佛教的观点来讲，痛苦源于不认识内心的本来面目，行为放逸。放眼望去，我们生活中的感情纠葛、家庭纷争，乃至种种社会问题，的的确确都源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换个角度来看，世间的种种快乐，恰恰是依靠调伏自心、行持中道而得。

既要全球化，更要坚持本土特色

我认为藏医和中医的目的，都是将身体调理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并逐渐让内心得以平和清净。从这个角度来看，藏医和中医对内心焦躁的现代人非常有价值。因此，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流传千年的宝贵文化。

有人认为藏医和中医都是陈旧、古老、过时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蕴含着非常宝贵的价值。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所谓的成功学、经济市场等潮流的影响，许多人都将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抛之脑后，可能几十年后，这些就彻底被人们遗弃了。我们藏地就有很多珍贵的传统文化，包括藏医文化，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汉地也一样。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都有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传统文化被逐渐遗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大家关注，思考。

药师佛在藏医学中的作用

在藏地，每位藏医都信仰药师佛，甚至通过供养、祈祷药师佛或者念诵药师佛的咒语等方式来帮助病患。中医科学院的老师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神秘主义，或者干脆认为这是迷信。大家可能会心存疑虑：“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怎么会借助崇拜偶像来治病呢？”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的大脑所能消化和理解的，我们需要从正面、多维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祈祷药师佛的确会产生一种能量，这在佛教中叫加持。很多人不承认佛菩萨的加持、咒语的力量，理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世间万物之间的吸引力也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力量，虽然无法被直接感知，但的确确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无形的力量助你一臂之力

当在生活中遭遇巨变时，很多人就会选择相信以前不信的事物。比如，从来不信佛的人在遭遇强烈的痛苦时，很可能就会想到佛陀，甚至在佛前猛烈祈祷，寻求帮助；又或者当孩子面临高考时，原本不信佛的家长也会跑到寺院里求保佑；哪怕是平日里极其反感佛教的人，在危急时刻，即便嘴巴上不承认，私下也可能会做一些佛事。

绝大多数人在生活安逸、快乐的时候，只坚信“眼见为实”，而当自己遭遇极大变故，身心无比恐惧、无助时才意识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形的力量可以为自己提供依靠，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水里后，拼命抓住救命浮木一样。

国外有一部影片叫《吸引力法则》，源于一本同名的书。这里面的很多理念跟佛教所提倡的以虔诚心、恭敬心来祈祷诸佛菩萨，进而获得加持的道理很像。比

如，通过专注的祈祷，病人可能会康复，心情沉重的人也可能获得快乐。影片中所谓的“吸引力”，其实就是当你的心专注于某个人或某件事物时所产生的力量。比如说，你特别想念某个人，脑子里一直想着对方，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好像自然而然地就见到了这个人；或者你很想买一辆车、一栋房子，如果心一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那你逐渐就会拥有一辆车或一栋房子。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不出心的力量，但它的确存在。

藏医和中医都信仰药师佛

我在一些藏医和中医的诊所中都见过药师佛的像，甚至有些海外的中医诊所中也有。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可以把药师佛当作救死扶伤的怙主，祈祷他加持自己对众生发起大慈大悲心；如果你没有信仰，也可以将药师佛像当作一幅艺术品挂起来。



大家可能都见过药师佛像。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有些大雄宝殿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左右两边分别是阿弥陀佛和药师佛。阿弥陀佛的两侧是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药师佛的两侧是月光菩萨和日光菩萨。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当前的佛，阿弥陀佛是西方的佛，而药师佛是东方的佛。虽然佛在大悲上没有差别，但因为药师佛在因地时曾发过十二大愿，所以他在治疗疾病、遣除痛苦方面格外有力量，这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都有记载。这部经在汉传佛教当中有很多种版本，常见的有义净和玄奘的译本，都非常有加持力。

信仰不同于迷信

我觉得，医生为患者看病时，除了依靠医学知识，还可以依靠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绝对不是迷信。爱因斯坦的传记里提到，他曾说：“我不是一名宗教徒，但如果我是的话，我愿成为一名佛教徒。”爱因斯坦认

为，佛教是跟科学不相违的宗教，它并不是迷信，而是一门值得人们信赖的理性科学。

标榜自己没有信仰也许并不值得赞叹，因为东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过人类漫长的历史后发现，世间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信仰的东西，这其中就包括佛教的科学性，乃至佛教中的医学观点。因此，作为一名现代医学工作者，不但要有过硬的医术，同时也可以借助神秘的力量、古老的传统来帮助病患。

很多人在年轻时思维比较简单，什么都不相信，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会相信一些事情，但大家千万不能迷信。什么是迷信呢？就是盲目相信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存在，或者相信本来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大家在选择信仰的时候，应该用智慧去仔细辨别，否则只听别人的一面之词，多少都有一些危险。

很多人的语言并不可靠。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哪怕对方人品低劣，他们依然会用华丽的辞藻赞叹，而对那

些与自己合不来的人，哪怕对方人格贤善，他们还是会用非常不堪的词语去诽谤。这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但这些做法都是不客观、不诚实的，我们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物的现相和实相。

当然，每个人都想做个好人，但在生活、工作的重重逼迫下，人们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有些人不愿意说妄语，但有时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说一些。佛教有时候把这种情况称为方便妄语，但不管是否为了“方便”，我们的确会说妄语，这是我们在面对现相与实相，或者说在面对现实与理想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中医值得大家坚守

我对中医也有些期待和希望。首先，希望大家能坚持从事中医工作。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不再从事与本专

业相关的工作，选择转行，从事挣钱更多或者对自己事业、家庭更有利的行业。当然，这样的选择合情合理，但一般来讲，医生的理想是治病救人，这个追求才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名医生，只要不是每天追求奢侈的享受，生活上不会有太大困难。

当前来讲，中医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延续中医的传承。我有时候觉得中医都要断传承了，不知道再过五十年，还能不能延续下去？现在有些中医院，不要说发展，连生存都有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得不借助西医等其他的医疗方式，甚至借助一些中医并不赞同的方式来维持运转。我甚至看到有些中医院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可能大家对中医传承越来越丧失信心，甚至难以传给下一代。

藏传佛教也面临相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人教授、弘扬藏传佛教，那它有可能会断传承。因此，我们要领会

前辈医师、大德们所讲授的珍贵道理并在实践中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医传承给后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不舍传统的基础上，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坚持改革和创新，否则，在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医等古老的传统的确实可能会消失。

坚持从医的初心

我经常和一些从事藏医工作的朋友讲：“作为医生，心里不能只关心赚多少钱，否则你的医术不一定很纯洁。这样不但对病人不负责，对自己的文化不负责，也是对后人不负责。这也说明你作为医生的心，已经被金钱所吞没了，医生这一职业的纯洁性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还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颗纯正、坚定的心。既然大家的命运与传承中医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有缘，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请大家都坚持下去。

我前段时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天身体不太舒服，就去了当地的一家中医诊所。诊所的主人好像就是从中医科学院毕业的一对夫妻。丈夫做一些按摩、推拿的治疗，妻子为病人开药。我在他们的诊所里开了点药，吃了以后感觉非常好，当天就见效了。

我当时问了一些加拿大人对中医的看法，他们都对中医交口称赞，觉得中医特别好而且非常方便。一般来讲，在很多西方国家，生病了一般要先由家庭医生诊断，如果病情严重的话，才会由家庭医生推荐到医院里做进一步检查。但是在中医诊所里，大家看完病就可以现场抓药。

开诊所的这对夫妻告诉我，他们来蒙特利尔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尽可能地将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并将它推广到西方社会。此外，他们也希望能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下多学一些知识。我觉得像他们这样不以金钱为目的的行医，就像莲花一样纯洁，出淤泥而不染。

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等，做不好也不要紧，因为那毕竟只是个人的得失，但医生的工作做不好，就关系到他人的生命。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如果做得好，会对无数人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但如果做得不好，不仅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来讲，后果也不堪设想。佛教认为，任何行为都会产生业力，而恶业非常可怕。如果医生不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任，就像有些医生为了金钱、地位、名声等等，不顾及病人的安危，就会造下非常可怕的恶业，后果极其严重。所以，医德非常重要。

行的不仅是医术，更是慈悲的情怀

希望大家心中始终有一种医生的情怀——慈悲，也就是佛教中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医生需要有慈悲心，否则很多工作不一定对病人有利。世间当中有一种说法：律师的心是最硬的，医生的心是最软的。因为律师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哪怕明明知道雇主有罪，但为了打赢官司，他也一定要想办法为其辩护。所以，律师的心可能是最硬的。但作为医生，无论在任何时候，心都是柔软的，看到特别可怜的病人，哪怕是自己的怨敌，也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抢救和治疗。这和诸佛菩萨的精神很相似，而有些经论当中也讲到，末法时代，诸佛菩萨的确会以医生的身份来救度众生。

我以前翻译过《释迦牟尼佛广传》，其中就讲到，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发愿成为医生。因为哪怕是世间的国王、大臣，也还是会造很多恶业，而当一名医生，就会给众生带来很大利益。医生的能力非常大，因此，不论是学中医还是西医，都非常有意义。

我以前身体不好，经常要去看病，每次都会小心观察医生的态度。如果医生的态度很好，我的心里就很轻松，如果医生的态度不是很好，甚至无缘无故生气，我就有点“紧张害怕”。虽然当面不敢说什么，表现得毕

恭毕敬，但事后我会把它写出来（众笑）。当然，我也写过一些医生对病人的慈悲和关爱，有些医生的确是展现出了大爱无疆的精神。

我们生病的时候都会切身体会到医生的重要性，但可能是大城市里的病人太多的缘故，从医久了，有些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会逐渐变得麻木。我昨天去看病时，看到来来往往那么多病人，心想：如果我在这里做医生，可能也很难一直保持耐心和慈悲。所以我特别理解很多医生的心态和行为。

总的来讲，医生这一职业非常伟大，是病人们继续活着的一种因缘。因此，我们应该特别珍惜中医传统，将它传承下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因为从事这项事业并不是为了钱或名声，而是追求它本身的意义——治病救人。

昨天我遇到一位身居高位的藏族领导，他说：“我

现在不想当官，想辞职做一名医生或老师。人的一生当中，能从事一项对众生有意义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是学大乘佛法的，价值观可能跟世间人不太一样。也许世间人觉得家庭、生活、名声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帮助身边的人更重要。这是药师佛的加持和力量，也是医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了这种责任感，大家就会令这个世界更美好！



现场互动

问：我是一名佛教徒，学过《药师经》，也有每天该做的功课。但我经常完不成当天的功课，该怎么办呢？

堪布：佛教徒的确应该每天做一些功课，这是很好的。我的功课比较多，但不论当天再累、事情再多，我都会尽量完成当日的内容，哪怕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也会坚持。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一点约束，因为放逸、懈怠、散漫的态度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多意义。做功课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但功课应该选择诸佛菩萨加持过的内容，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每日的功课时，要么用智慧来选择，要么就请具有修证的上师、大德选择。

刚开始做课时，内容不要安排太多，否则最后可能因为念不完而放弃，这一点也很重要。自己发过的愿，不管经历多少年，最好不要放弃。

从九五年七月份开始，我每天都会念诵一部祈祷文。虽然特别忙时可能会中断，但后面也一定会补上。从我的亲身体验来看，有信仰的人应该坚持每天做一些功课。

问：我是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学生。您在讲座中提到了医生要修心，能不能请您再详细地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修心？

堪布：一般来讲，医生运用医学知识为病人治疗，但如果医生还信仰佛教的话，也可以念药师佛心咒——“达雅塔 喻贝卡贼贝卡贼 玛哈贝卡贼 Ra 匝萨么嘎得索哈”来帮助病人，这同时也能达到修心的目的。

大多数藏医在正式接收病人前，都会念诵十万遍药师佛心咒，令药师佛的加持融入自己的心，从而能够更好地帮助病人。这就像人们在世间建立合作关系时，先要达成共识、培养默契一样。如果我们想和诸佛菩萨结上缘，就要修一定的法，比如念十万遍心咒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治病时，只要念几遍心咒或者药师佛的名号“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就可以了。

医生平时都比较忙碌，不一定再有时间修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更是人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忙。但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忙什么，只是觉得每天都疲惫不堪。按理来讲，我们现在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快捷的沟通渠道，我们不应该觉得比以前过得还辛苦，但可能恰恰是因为生活越来越便捷、信息越来越多，应接不暇，所以才会感到眼睛酸、身体累。如此说来，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忙碌”了，可能只有离开这个世界，才有机会稍事休息（众笑）。其实，我们的身体并没那么忙，忙的是心，但只要我们修心，每个人都可以

获得宁静、安乐。

那医生该如何修心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可以通过念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修心，这个名号非常重要。对于不信仰佛法的医生来讲，可以通过禅修来修心。美国就有很多医学院提倡禅修，很多医生都通过禅修让心回归宁静，尤其是在为病人诊断前，禅修非常有助于静心。

对医生来讲，静心是很重要的，否则，心烦气躁的情况下，看病也不一定看得准。有时候看到一些医生边发脾气边把脉，我就非常担心会不会误诊。

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这些方法，先让心静下来，再为病人诊断、治疗，这样比较可靠，也是一种修行。其实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这样修行。

问：在座有很多医生都在修行佛法。有人说，
作为一个信佛的人，每天应该多花时间念经、

磕头，但有人说，行医本身就是修行菩萨道，医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念佛和工作呢？

堪布：有些人认为，修行就是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闭关，但这种修行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更强大的修行力量是将所学的知识、所发的善愿落在实际行动当中。

如果一个医生的心中充满了自私自利，不好好上班，每天只想憋在自己的房间里手捧佛经，不见得就是一名很好的佛教徒。好的修行人可以把佛教的精神运用在生活中。那什么是佛教最重要的精神呢？归根结底就是菩提心，也就是在世间当中利益众生的心，这远比自己念经、禅修更重要。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修行与利他比较起来，后者更重要。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即便没花太多时间念经，而是不忍众生生活在病痛当中，全力以赴地帮

助他们，这样的无私奉献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念经或者其他佛教仪式的功德。

问：刚才您提到了业力病的问题，业力病是怎么产生的？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堪布：我们的心都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地方叫阿赖耶，一般来讲，善业和恶业全部都储存在这里。众生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比较粗大，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业力一般不会存在于这些粗大的心识上，而是储存在比较深层的阿赖耶上，即使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灭掉了，但最深层的阿赖耶是不会灭的。

当我们去世时，粗大的心识会灭掉，但细微的心识却会迁移到后世。这时，我们的业力也会随之流转，并很可能在后世体现出来。医生可能都有过这种经验：有些病人的身体看似非常健康，没有四大不调的情况，

但是他却病得莫名其妙，这很有可能就是前世业力的体现。

我那天见到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身体非常健康，另一个却差得不行。他们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两个孩子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体质却相差这么大？”当时我就说：“这也许与他们前世的业力有关。”因为不知道他们相不相信前世后世，所以我当时说的是“也许”，但这对双胞胎的例子，值得大家深思。

对每一个人来讲，除了自身的肌肉、骨骼、环境外，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而且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尽相同。就拿生病来讲，虽然有同样的症状，又接受了同样的治疗，但实际疗效很可能会天差地别。有些人好得特别快，有些人却恢复得非常慢，这也是业力的一种体现。

所以，研究生命的人，不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学家，都应该对业力有一些认知。当然，有些人把所有的病都

归类为业力病，也不太合理，但众生种种不同的疾病，有些的确和前世的业力有一定关系。如果我们能用更客观、更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这一点，很多事情会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有些医生迫于生活，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都是很好的，但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行为不如法，而且医患矛盾也的确越来越多，这是否是医患双方的共业所引起的呢？

堪布：任何时代、任何群体当中都会有不如法的现象，即使在出世间的佛教团体中，大多数人都非常善良，信仰虔诚，但也免不了出现极个别行为不如法的人。医学界也是如此，既有行为不如法的人，同时也有非常多如法、善良、纯洁的工作者。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讨论任何现象时，都应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医患矛盾都简单归结为共业，因为这种事情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都可能发生。其实，大多数医患之间的矛盾都是社会中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所有医患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现在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一些媒体也力求报道博人眼球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一旦发表之后，往往会产生放大的效果。于是，人们就真的以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如此复杂、恶劣的地步。世界上有许多好医院和好医生，也有很多配合医生治疗的病人，医患之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但人们却更乐意关注在极个别的现象上。

现在这个时代，一方面特别好，因为正能量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因为一件小小的坏事，很容易就被放大，让人们误以为是普遍现象。比如，一旦媒体曝光了一个医生的非法行为，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医生群体的常态。同样的情况也

存在于佛教的团体当中。一个出家人的行为不如法，人们就会觉得所有穿袈裟的都是骗子。

这个时代真是奇怪。在以前，如果某地发生一件事情，它就只是当地的一件事，但现在有媒体报道，小事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甚至导致人们对某一职业失去信心。

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医患矛盾并不是共业，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不值得信任。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医患关系都是比较和谐的，部分医生的行为不能代表所有医生，而部分患者的行为也不能代表所有患者。

密宗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无我”，
这跟推崇“自我”的现代精神不一定相合。

第 109 场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 · 北京

2015 / 6 / 6



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

ESOTERIC BUDDHISM: ON SOCIETY

主持人：

请大家全体起立，欢迎著名的密宗教育家——索达吉堪布来北大做讲座！

今天宾客满堂。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栗教授，是北京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会“以美育代宗教”顾问；第二位是北大校友会的老校友，智囊传媒总裁傅先生，他在北大主持过很多活动；第三位是北大的朱教授，也是去年的主持人；第四位，女子德慧大学堂的王校长，也是北大欧美同学会的骨干；第五位很特别，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张博士，今天专程从挪威奥斯陆飞过来。

我们的活动有几个环节：首先由朱教授代表北大师生和在座听众致辞，之后由堪布给我们做一个主题讲座——“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然后进入对话环节：第一场“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嘉宾是栗教授；第二场“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嘉宾是傅先生和张博士；第三场“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嘉宾是朱教授和王校长。那么我不多说，现在就请朱教授代表北大师生致辞！

朱教授：

青藏高原的风情，是很多内地大学生所向往的。那里有纯净的雪莲和笑容、深邃的高原和蓝天、四处飘扬的幢幡和欢歌、寺庙里悠扬的诵经声，还有众所周知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优美的情诗、因情而悟的故事和

神秘的天葬，都构成了青藏高原独特的风景。

就像未名湖、博雅塔、静园草坪……这些是北大校园独特的风景。

可是，如果没有诗人的灵魂、哲人的思考，未名湖只不过是一个冬天可以滑冰、夏天不能游泳的池塘；如果没有同学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情怀，博雅塔下的日月流转无法承载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文化，北大可能也无法成为明天参加高考的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同样，索达吉堪布所在的青藏高原，如果没有人们手中不停息的转经筒、巍峨的寺庙，那里的笑容可能不会那么单纯；如果没有朝拜路上虔诚的身影，我们的心灵可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震撼；或者说，如果没有密宗文化的流传，青藏高原可能只不过是一派羚羊蹦跃、牦牛吃草的自然风光。

青藏高原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造就了密宗文化；密宗文化也造就了青藏高原的人和精神。这是人们向往它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来自它的神秘，正如密宗的“密”字一样。我昨天特意做了功课，了解这个“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了慈诚罗珠堪布的《慧灯之光》，也看了索达吉堪布的一些开示，里面就讲到“密”有保密的意思，正因为它保密，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些神秘，令人向往。

那么今天，我就以这个简短的致辞，感谢索达吉堪布来到北大校园，带领我们走进密宗文化的精神殿堂，让我们用清净、从容、尊重、平等的心态，揭开密宗文化可以揭开的面纱，用心去了解它，跟它对话。

特别感谢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以及在座的老师和同学。

我来北大演讲过好几次，虽然每一次讲得都差强人意，但是从老师、同学们的行为、表情等“神秘”现象中，也能收获一些思考。

今天再次来到这里，跟关心艺术、管理、教育的著名老师们交流，在我看来是很好的机缘。虽然对这些老师的专业，我不是很明白——我从事的是佛教教育，对这个领域更熟悉一点；自己也一直生长在佛教氛围浓厚的地方，身上佛教的思想、行为可能比较多，不过对现代世界的各种文化，我还是有兴趣了解，虽然知道的不多，但多多少少去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人。所以利用这个下午的时间，想跟大家在包容、放松、平等的心态中互相探讨。

密宗文化为什么“密”？

首先想探讨的是，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它对现代社会有什么作用？



正如教授所说，密宗文化对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游客到了藏地，只顾着拿相机拍蓝天、白云等美丽的自然风光。我经常跟他们讲，风景虽然值得游览，但更有价值的风景，应该是这里的精神世界。

也许在一个藏地寺院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心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慈悲、善良和快乐。如果能用另一种方法“旅游”，去追寻这个世界，你的

人生或许更有意义。

密宗文化的“密”，的确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过失、缺点不可告人，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神秘意义，普通人很难了解。其实，不仅藏传佛教的密宗如此，汉传佛教的禅宗同样如此。

六祖就曾经说过：“密在汝边。”意思是，所谓的密就在你自己这边。密宗文化也认为，真正的密在自己心里，像一个宝藏，谁都可以挖掘，只看有没有机缘。

这也跟我们要谈到的艺术、管理、教育有关。

今天的世界有着多元文化，要足够开放、包容，才能接纳不同人群、民族乃至国家的思想。这一点，密宗完全具足。比如一个密宗行人，在学习任何一个修法之前，都要先发无上的“菩提心”，菩提心的范围，包含了人类、动物在内的所有生命，而不是局限于个人、少数人、民族、国家。

因此密宗文化并不狭隘，它有相当的包容和担当。

在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担当的魄力，这种魄力个人主义不会有，它只存在于集体主义中，并且“集体”的范围要非常广，而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可以在密宗文化中挖掘得到。

有些人觉得，密宗讲到的平等、清净、光明，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凡夫很难去挖掘、揭开它的神秘。

其实并非如此，密宗的学修次第非常分明：它从贤善人格起修；之后修出离心——对治欲望的膨胀；然后修菩提心——利益天下的一切众生；最后修无我智慧。每一个阶段，能包容世间不同层面的文化。

对此，各位专家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希望直言不讳，我想密宗教义都可以解释。我不一定能回答，但很有兴趣探讨。

今天要讲的，有三个方面的话题。

一、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

修行：没有极限的艺术

艺术是心灵臻于圆满、高尚、极致后的一种表现。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外化：具有贪欲的艺术会让观看者生起贪心，具有嗔恨的艺术让人生起嗔心，而具有禅定境界的艺术则容易让人安住于禅定中，等等。这些在绘画、音乐、电影等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归根结底，艺术依赖于心，当心达到一个极点，就呈现为艺术。

所以艺术家和密宗修行人一样，都很关注“心”，但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可以这么讲：艺术家所热爱、信奉的理念，到最后也许会到达一种极限，走不下去，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极限，也许到死也无法突破；但密宗修行人的艺术，最终可以达到无我、忘我的境地，这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没有

极限。

坛城、唐卡、佛塔：有加持力的艺术

青藏高原也有很多艺术，比如坛城、唐卡等。

坛城，可能很多人看不懂。它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画成白、黄、红、绿、蓝五种颜色，表示五个方位的佛；每尊佛又有各自的标识——法轮、莲花、金刚等，各自的藏文种子字——阿、讷、舍、哲等。这样描绘出来的图画，让人感觉神秘。

在很多佛教仪式中，还有沙画——用彩色细沙绘制坛城，整个过程非常微妙、精细。但在仪式最后，绘制者会把它毁掉，提醒人们：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会坏灭、无常。这是一种表演艺术，在短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万事万物的本性。

相比坛城，可能你们对唐卡会更熟悉，很多人见过，刚才还有老师送了我一幅，非常精美。

其实唐卡上的佛菩萨画像，自然而然能给我们的心带来“加持”，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种力量——无形的吸引力。

这种力量源于绘画的最初，画师有一种利他的发愿：“我画这幅唐卡，是希望得到唐卡上佛菩萨的加持，让今后观看、接触、供奉这幅唐卡的人，都能得到无比的利益。”画师带着这样的意图作画，画成之后，也的确能带给人这样的加持。

除了绘制坛城、唐卡，建造佛塔同样如此。造塔人的目的，就是让所有恭敬、转绕、礼拜这座塔的人，能升华内心，获得清净和快乐。

现在城市里的人特别痛苦，来藏地转绕佛塔的很多。我们佛学院就有一个坛城佛塔，是以前法王如意宝建造的，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转绕，络绎不绝。一般转上108圈，很多人的确感到烦恼痛苦减轻了很多，甚至完全消失了。

这些艺术，都有无形的加持。

我带了一尊很艺术的佛像

密宗文化里的艺术还有很多。前段时间我也跟其他人一起，做了极少量的释迦牟尼佛像，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释迦牟尼佛的像多种多样，但这批是我特意请有名的工巧师做的，非常精致。看着这个佛像，自己都觉得心里有一种宁静，或者得到一种加持。

在座有些人不信佛教，甚至比较反感，那就用包容的心来看也可以。藏地有一本著名的论典叫《如意宝藏论》，当中就有一种说法：即使用嗔恨、轻蔑的心来观佛像，也会种下善根。

所以不管怎样，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也观察自己会有什么心态，可能有的欢喜，有的反感，有的没感觉——“反正就是个塑像”。

其实藏地艺术是不同国家、民族艺术的综合，它吸纳了印度的风格，也有汉地的元素，还受蒙古、新疆等地民族的影响。这些从佛像上就能看出来：泰国、印度、藏地与汉地的佛像造型，大致是一样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力量和价值。

工作人员可以拿着佛像走一圈，不要让他们摸。但会不会大家都去看佛像，不听我演讲了。（众笑）

以上是我对密宗文化与艺术的看法，其中有一些神

秘的道理，也有思想、心灵的表现。

藏地还有一个特点：唐卡上通常不落款，再出名的唐卡，现在也搞不清是什么年代由什么人所画。一方面这不太方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文化并不注重“自我”的凸显和宣扬。实际上，密宗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无我”，这跟推崇“自我”的现代精神不一定相合，但这种不相合也有另外的理解方法。

二、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你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的群体，都跟教育密切相关。

一般来讲，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很重要，而来自媒体的社会教育也不容忽视，因为媒体对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偏好有极大影响。

社会的发展方向，往往跟教育的导向有密切关系。

在古代，大众“偶像”通常是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或者宗教方面的修行人；而今天，大多数人的偶像是有钱、有地位的富商、高官，大家更想向这些人学习。当然，这些也是人生追求的一部分，但更值得追求的，应该是内在的素质和品德。

在青藏高原，迄今为止，不管是清净寺院里的出家人，还是世间群体中的普通人，大多数人崇拜的仍然是那些知识渊博、热爱学习的人。

虽然也有些藏族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喜欢明星、歌星、球星；也羡慕当官、发财的生活，连晚上做梦都在想怎么成功、怎么赚钱；还有人炒股、上网理财，赚了很开心，赔了又很痛苦……但不管怎样，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仍然是精神导向的，崇拜的是知识和学问。

这些情况，在座的教育家应该很清楚。今天的社会

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教育？其实在密宗文化里，提供了两种启发：

第一，培养人的独立思考。

藏传佛教有辩论的传统，在辩论过程中，老师、学生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用最尖锐的语言抛出来，挑战、攻击对方的观点，完全不用顾及面子。这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方式。

如果学生没有机会独立思考，完全依靠教材和老师，要实现自我成长恐怕非常困难。以前有个新闻说，2013至2014年间，美国有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被退学，很大原因是因为西方的教育模式更看重独立思考的能力。

爱因斯坦读书的时候，成绩只是平平，他更愿意在课余时间独自思考。毕业之后，他没能在大学留校，而是做了一名公务员，在这段安稳、空闲的时间里，沉

浸于自己的科学创想。他在传记中说，当公务员的五六年，是生命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时光。

在爱因斯坦看来，固化的模式、灌输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专长”，就像训练有素的狗一样，缺乏提升的空间。

所以，我想到了藏地的辩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开发自己的智慧。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座宝藏，佛教把人心就叫做“如来藏”，里面有很多世间和出世间的知识等待挖掘。但如果我们都是听老师讲什么就接受什么，看书上写什么就记住什么，这些才能、智慧很难开发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世界性的科学发明，这些和独立思考相关的成就比较少；而在西方国家，往往一个大学就有很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很多项科学发明……对此，在座的教育家应该会有所思考。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像藏传佛教的辩经那样，想方设法挖掘每个人应有的智慧。虽然学生的智慧开启之后，老师在管理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第二，教育和学习的目标，不应该只是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成才。

就像刚才教授讲的，无数人向往北大，尤其每年高考，考生们都想报考这里。但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这里的老师、学生，想法都跟普通人一样，为了将来可以买房、买车，只服务于自己小小的家庭……我觉得这种思想配不上北大。

大乘佛教讲，无论出家人、在家人，如果修行只是为了自己舒服、快乐，就不能称为大乘佛教徒。大乘的精神，是将自己所有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都用来服务社会、人类，乃至所有的生命。首先有了这样的发愿，

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才会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的教育理念中，应该有这种利他、忘我的精神。

日本人有个习惯，叫“不给人添麻烦”。比如一个人上完洗手间，会把马桶、洗手盆等用过的地方都冲干净，方便下一个人。虽然只是很细微的行为，但也体现出利他精神。

如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给下一个人留下麻烦、痛苦，甚至还能帮助别人，给下一个人带去方便、快乐，那么短期看，可以利益今生跟你结缘的人；长远看，可以利益你的子孙、后辈，替他们在环境、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我想能做到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这是我对密宗文化和现代教育的两点想法。一个关于密宗文化的精髓——利他心；另一个关于独立思考——教育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教会孩子们坚强面

对、自我成长。

西方国家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自我成长的锻炼。在美国，孩子 18 岁以后就要独立生活；在澳大利亚，孩子摔倒的时候，父母不会马上去帮，而是要求他自己站起来。

人这一生，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就看有没有独立应对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从小开发、培养。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此，不仅仅注重知识层面，更应该培养综合能力。

哈佛大学就很重视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修一门学科要看十几本书，一个学期就要看五六十本书，但在这些书当中，只有 25% 是专业类，其他都是综合类，涉及信仰、历史、道德修养等方面。

其实，人所需要的教育，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也要学习古代的文化传统，还

要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利他、怎样开发内心的善，去服务社会，这对当前来讲更为重要。

不要培养出知识强大却只会自私自利的人。

当然，自利对某些学科来说也有必要，比如经济学、发展学当中，都强调自我的强大和提升，但它不能过分，否则到了一定时候，所有人都为了自己不择手段，对别人袖手旁观，这样的社会很难平安。

三、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管理”这个词在古代很少见，它的兴起是从20世纪开始，到现在似乎什么都谈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教学管理、酒店管理、库房管理……有许多类别。

但其实所有的管理当中，最高层次应该是对心的管理。要想管好别人，先要管好自己；而要管好自己，就

要管好自己的心。如果连自己的心都管不好，管别人会很难。

当然，对心的管理有很多种方式，企业家和艺术家就各不相同。我看过一本书中说，做管理的人最好不要是艺术家，因为在艺术家眼里，什么都会变得很美好。比如某个叛逆的学生破坏公共秩序，被学校开除了，一个诗学家可能会用美妙的辞藻来描写整个经过，让看到的人觉得：“这是多么浪漫、有意义的人生！”一个作家则可能把它变成了文学作品……但管理者的思维、心态不是这样，他必须遵照法规、条例来衡量。

在这个过程中，很需要对心的管理。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佛教的内心“管理学”，它的名字叫“四摄”，实际上就是四种管理方法，对当今社会非常重要。

1. 给予的管理

假如你是企业家，想管理员工，首先要给他一定的

待遇：金钱或者物质。如果什么都不给，只有一个空头承诺，是管不了人的。



现在任何一家企业，包括一些学校，想吸引人来，都要开出优厚的条件，甚至在员工、学生遇到生活困难、情感痛苦的时候，要去抚慰、帮助。而很多人找工作，首先也看对方给的钱多不多、待遇好不好，如果这些不错，想方设法也要留下来。

这是给予的管理，也就是四摄中的“布施”——给出金钱、财富。它是管理的第一个条件。

虽然这是佛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讲的，但同样适用于今天。任何一个集体要长期运转，都离不开金钱和物质，如果没有这些，即便讲得再好，别人也很难买账。

藏地有些佛学院就是这样，对出家人一点生活费都不给，结果现在办不下去了。毕竟出家人也需要生存，如果集体不提供住处、基本维生的费用等，他们也待不了。

所以任何一个集体，首先要在财富上，懂得给予。

2. 语言的管理

四摄中的第二个叫“爱语”，是关于语言沟通的管理。

语言沟通很重要。有些管理者虽然给出的待遇很好，但他说话不善巧，甚至骂人、说难听的话，最终也很难留住人。

世间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如果语言不慎，就可能在对方心里留下创伤，甚至很长时间无法愈合。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说话会很善巧，在不同场合都能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主要靠语言。龙猛菩萨在《亲友书》里讲到：语言有三种——真实的语言、甜蜜的语言、肮脏的语言。有智慧的人会选择既优美又让人感到快乐、舒心的语言，这就是爱语。

无论对企业管理者还是学校老师来说，拥有语言的沟通能力都很重要。这种能力不一定是口才好，而是能基本了解对方的心理。

佛教中讲，该说的话，什么场合都应该说；不该说的话，任何场合都不能说。这就讲到语言的分寸。有个哲学家说，世上最难以掌握的就是分寸，我特别相信这一点。有的人原本很有才华，各方面能力都不错，但因为掌握不好说话的分寸，结果经常得罪人。



掌握分寸需要智慧，而且何时何地都需要。你要学会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不同的话——这不是狡猾，而是因

为人们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你需要用善巧方便吸引他们。但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有所欠缺。

3. 身教的管理

四摄的第三个叫“同事”，也就是以身作则的管理。

身教重于言教，你要管别人，自己也要做到。

管理学校的人，自己也应该是教育工作者；管理企业的人，自己也应该在做生意。但现在有些学校的领导，自己忙着做生意，却天天管着其他老师：“你们要好好教书育人！”这就不是“同事”，因为没有跟他所管理的人干同一件事情。

身为老师，要让学生读书，自己也应该爱教育、爱知识、爱读书。我去过很多学校，有些老师不爱读书，对知识没有兴趣，就很难教好学生。其实一个真正的老师，应该“活到老学到老”，要有这样的精神。

藏地有一个著名的格言说：即使明天会死去，今天也要不断学习，纵然今生用不上，来世也一定会受益。

我认识一位藏传佛教的大德，癌症已到晚期，医生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但他在医院里仍然每天不间断地看书。很多人不理解，说：“您只剩下几天的生命了，还看什么书？”他说：“人生旅途不断更迭，我的生命一定会中断，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看书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事。”他就这样坚持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应该投身教育；一个企业管理者，至少应该管好自己。这就是同事——身教管理。

身教管理很重要。如果干的是这一行，管的是另一行，恐怕有一定困难。这是佛陀早就提出的道理。

4. 利他的管理

四摄的最后一个叫“利行”，也就是利他的管理。

归根结底，管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他人。你管着多少人，就要想到多少人，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去看顾、帮助，而不是觉得自己是管理者，他们是被管理者，就高高在上，对他们不闻不问。这样即使表面看起来很有管理，但人和人之间，你不利益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来帮助你。

佛教中的四种管理，值得今天的管理者借鉴，在很多层面，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如果这四个环节都能做到，也可能会起到根本、关键性的帮助。

生活之上的境界

以上是我对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教育和管理的一些看法。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异，差异主要归结于利他思想，以及对心的管理、完善、成长和认识——密宗文化更强调自我反省和观察。

黑格尔说，宗教、哲学和艺术，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也有人说：上等人在宗教中圆满人生的意义；中等人在艺术和哲学中找到价值；普通人在物质层面获取利益。可能世间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追求物质和感官上的满足，以获得快乐。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尤其能认识一些心的奥秘，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会在原来的生活之上，看到更高的境界。

北京大学是一个让很多人达成目标、成熟梦想的摇篮。这里培养出的人，可以对全人类乃至全世界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必须源于利他心态，有利他心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从小学、中学、大学、博士……一路走来，有没有培养出利他心？因为就像射箭，心发到哪里，箭就会落在哪里。

因此，不管讲艺术、教育还是管理，根本都在于要让自身不断提升，不仅是知识，还包括道德。与此同

时，还要把得到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尽可能地用于帮助他人，乃至世界。

对个人来讲，这是最高尚的人生；对社会来讲，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就像沙绘坛城最后要被清空一样，

“美”“丑”其实都不存在。

第 110 场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 · 北京

2015 / 6 / 6



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

ESOTERIC BUDDHISM: ON ARTS

主持人：

非常感谢堪布的主题演讲。

堪布看得非常准，北大有一位著名学者就提到过，现在出现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且“为什么要考北大？”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都没弄清楚，到了北大，最后追求的也仅仅是高工资、高待遇，很少谈到对社会的贡献。

我本人是做教育工作的，完全没有想到，堪布对现代社会尤其是教育的弊端如此清楚。这是对北大在座各

位老师和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个很大鞭策。

接下来是对话环节。第一场的主题是“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有请北大宗教哲学研究会“以美育代宗教”的顾问栗教授和堪布对话。

栗教授：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已经跟堪布见过面了。堪布汉语特别好，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希望接下来，大家和堪布互动的时候，能问问堪布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来回答的。

也就是说，堪布对于宗教的了解、在宗教氛围中的深入，肯定是在座每一位都无法比拟的；但堪布同时也在汉族地区用汉语弘法，对于汉族社会的了解，我想大家都可以尽己所能地在堪布需要的时候告诉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然，今天来的这么多人，都希望听堪布多讲一

点，听听堪布站在宗教角度的独特观点；但如果堪布有需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供帮助，不要都只做“伸手派”，也要做“助手派”。

接下来我想跟堪布探讨的问题是这样的：

北京大学很有名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这个说法对后来的北京大学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形成了很大影响。

您之前说“管理”是从西方传入的，其实不光“管理”，“美术”“美学”“美育”等一系列概念，也都是西方的。第一个把西方美育的概念和体系翻译到中国的人，名叫吕澂，在他那个年代，汉族地区确实有很大一批宗教界、学术界的人士，在从事美学的教育和传播，蔡元培先生也是其中一位。

实际上，自有宗教以来的几千年间，汉族地区对宗教的总体看法都差别不大；但经过最近五十年的教育、

宣传，这种情况已经变了。所以我们这群人看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和与他同时代人的理解，也会不一样。而您从一个更传统的社会走来，从宗教社会中走来，对此又会怎么理解？在您看来，蔡元培先生这样一位前辈、智者，他所说的美育可以代宗教的哪一部分？

因为对我们来说，宗教很复杂，比如佛教，佛的教法、生平，僧团的组织结构等，提到这些，大部分人都不懂；但你很容易想到一个美术形象——盘腿打坐的人。就像之前您把那尊佛像请出来，现场感受还是非常震撼的，我看得很入迷，都不知道如何表达，因为佛像自身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

在这尊佛像上，宗教和美术的关系就表现得极为密切，此时再看“以美育代宗教”，也会觉得难以理解。

而且从一些文献上看，最早提出这个主张的，或许还不是蔡元培先生，而是日本的一位禅宗大德，叫一休

宗纯，也就是一休和尚。他收藏了中国宋代高僧圆悟克勤禅师写给弟子大慧宗杲禅师的一张印可状，并把这份佛门至宝传给了弟子村田珠光，后来，村田珠光成了日本茶道的祖师。

一休宗纯教导村田珠光说：“在禅堂里丢失的那部分（意指禅宗最看重的心性智慧），你要在茶室里捡起来，让它在社会上大放光彩。”他不仅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还实践了这个理念：村田珠光创立了禅茶，另一些弟子则创立了其他的道，今天日本的花道、茶道、丹青道、连歌道里，都有禅法，都成了宗教。可以说，日本这些道的共同祖师，就是一休宗纯。

一个是禅宗和尚，纯宗教人士；另一个是大学校长，纯粹的学者。他们为什么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

当然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基于之前说到的，我们是活在这五十年间汉族地区的人，对宗教的理解和前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非常希望听您讲一讲：“以美

育代宗教”中的美育，到底可以代宗教的哪一部分？对这种提法又该如何看待？

索达吉堪布：

教授说我对汉族社会不是特别了解，一方面我也承认，因为从小生长在青藏高原；但另一方面，我去西方国家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传统确实不了解，相对来说，对汉地还更熟悉一些。

其实从 1987 年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汉僧上课，跟他们的接触，尤其是思想上的碰撞，可能比跟藏族人还多。所以对汉族的一些文化传统、宗教思想，应该算比较了解。

但是关于你问的：蔡校长“以美育代宗教”的含义是什么？其他学者对这个思想怎么认识？说实话，这些我以前没有思考过。如果说艺术和宗教的关系，我知道汉传佛教中，有以艺术来代宗教的，也有以宗教来代

艺术的，类别很多。而且从历史上看，主要还是宗教在代艺术。

昨天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我说：“真像一个寺院！”
(众笑) 因为下面是红色的墙，上面是金色的瓦——当时我在车上睡着了，刚刚醒过来就看到它。

的确，有很多古代的建筑、音乐、绘画艺术，都是宗教带来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觉得这些艺术非常重要。在蔡校长那个年代，汉地佛教中，最兴盛的是禅宗，禅宗大德的思想、境界，应该会影响当时的审美，乃至整个艺术。

汉地佛教有其自身的特点：相对藏地来说，很少开展庞大、系统的教学——无论在出家团体还是在家团体中，几乎都没有。

但所有宗教里，佛教其实是非常深奥的，按理来讲，应该需要系统、次第的学习。这种学习在汉地，可

能因为历史原因或传统习惯，确实没有得到广泛推行。现在汉地有那么多佛教徒，但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像世间读书那样从小学、中学、大学……一步一步认真学习佛教知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至于蔡校长和其他学者所说的美育，如果要“代”宗教的话，会不会指向当时汉地的佛教，比如禅宗的个别意义，或者一些特定的现象……当然，还要看这个思想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才能明白他的真实用意。

栗教授：

谢谢堪布，可能真的是这样。

不过跟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最近网上就有一篇非常流行的文章，是丰子恺先生讲述弘一法师出家经过的，他说：“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说弘一法师直奔最高层去了，我们还得在中间慢慢爬，这辈子能不能爬到那儿还不一定。



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这篇文章转发得很厉害。可见今天大部分的艺术家和艺术人士，对宗教都有一种尊重和向往，这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那我想接着探讨：大家都知道“美”这个概念，它是人皆有之的一种愿望。就像您刚才展示佛像的时候，每个人都说“美”“好看”。可有时候，美在宗教看来，又成了一种执著，如果人们过于追求美，似乎会忽略世界更真实的一面，或者说内心更真实的一面。所以想请问您，宗教如何看待美，特别是造像之美？

当然今天的造像肯定没有古代美，这在美学上是一个定论，大家也都希望寺院里新造的佛像能更优美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内心对美的诉求？

我们总不能把佛像造得不美吧，但这种追求是否符合修行的宗旨，二者息息相关吗？

佛经中也记载，其实早期释迦牟尼佛并不允许弟子给他造像。记得当时是给孤独长者去问，能不能造佛像，佛说不要造；问能不能给施主造像，佛说可以。从佛教的美术史上看，犍陀罗时代之前，也好像真的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像。

这件事情更多会被理解成人们对佛的尊敬，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凡夫不能轻易造像，造得不好恐怕成了玷污。

今天提到佛，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佛像，但历史上的确曾经如此。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佛教不需要美，毕竟即便造其他的像，也要造得美啊。

那么在追求美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包括女孩子追求美，要美到什么程度？去韩国整形真的好吗？

请您站在宗教的角度，给我们一点意见。

主持人：

堪布，您也可以拒绝回答噢！

索达吉堪布：

OK，我不拒绝（众笑）。如果有什么不懂，我也可以请教。

丰子恺的作品，在后人看来也是很美、很不错的。至于佛教怎么看待美，实际上从暂时来讲，佛教也承认美学，比如经中说，佛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视而不厌”，一直看都不会厌烦。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尊佛像，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美，在看过的那么多佛像里，算是非常精妙的，从中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我也是好心跟大家分享，也许有些人觉得很不错，从佛教来讲，这是得到了加持；有些人就觉得

没什么，甚至特别讨厌，对此我们也可以包容。

其实佛教的造像，有严格的比例、度量，这样造出来的佛像才庄严。当然佛经中也说，“美”没有实质，正因为如此，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地区的佛像会存在审美差异，印度、中国，汉地、藏地，唐朝、现代，佛像的尺寸、材质、工艺、风格等，都不一样。它们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最美”，都只是造像者审美、意乐的体现。

所以佛教对“美”的态度，暂时是承认的；但在究竟意义上，在佛教的最高境界中，就像沙绘坛城最后要被清空一样，“美”“丑”其实都不存在。

你们可能学过《中观根本慧论》，里面就讲到在本质层面，甚至连“佛”也是不存在的，因为都是微尘积聚之法。按照其中的理论来观察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抉择见解、实地修持，你会发现到最后，的确什么都得不到。

可见，佛教承认美，也提倡美；但在万法的本质上，并不认为美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真实存在，所以要看破、不执著——这在究竟意义上，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认为佛教所说的不执著，是连暂时也不能执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是对佛教没有系统学习的表现。在基础层面，佛教对现象世界、日常生活是承认的，并没有说这些都是空的，不能执著。

主持人：

蔡元培先生讲美育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最重要是消除人我之见，达到人我双泯。前天北大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就专门讲到佛教美学，他说：“佛教美学的美，是消除人我之后的境界，是浑然一体的。”

这里要穿插一个问题，是来自台下嘉宾的：“现在很多手镯、项链等，会印上六字大明咒之类的咒语、佛经。但是您在其他场合讲过，衣服上印经文会显得不恭

敬，那在密宗看来，佩戴这样的首饰如法吗？这是否反映了宗教与生活、美学的融合？”

索达吉堪布：

帽子、衣服、项链这些物品，印了六字真言的话，如果能放在干净的地方，也是可以的。但是按照佛教教义，有经咒的地方不能跨越、踩踏，所以建议在常用的生活物品上，最好不要印。

我看过有人把六字真言印在拖鞋上，这对佛教人士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人印在地毯上，懂得佛教教义的人可能就不敢踩、不敢坐；还有印在其他一些生活用品上的，包括在汉地，很多人喜欢把《心经》印在自己的茶杯上，这些其实都不是很好。可能他想每次喝茶的时候，用《心经》给自己做加持，但这毕竟是经文，是佛堂里的供养对境。

如果是纯粹的艺术品，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来对待；

如果涉及宗教，当艺术理念跟宗教教义相抵触的时候，可能要以宗教教义为主。这里应该用智慧来取舍。

栗教授：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紫砂壶上刻《心经》，这在中国汉族地区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的确也是因为汉族地区对宗教的感情，远远不如藏族地区那么浓郁，可以说这是汉藏差别导致的一个结果。

包括日本，各种金壶、银壶、铜壶、铁壶，上面也喜欢刻经文，有些壶已经几百年历史了。当然这样的壶，我一件都不拿着用，因为觉得挺奇怪，自己的心态上不是很认同这种做法。

但是汉族有自身的一个传统：汉族文化人并不把经文纯粹看成是宗教的，而是更多把它当作一种文化。从这个角度，倒也可以理解这些现象。

当然就像您之前说的，汉族地区可能长期以来，缺乏对佛教特别系统的学习，比较靠感悟、直观领受。如果他能够经过系统的学习，可能会改变看法，知道有些地方不该这么用；但如果他只是跟师父学，师父又跟师父的师父学，祖师爷喜欢搞这个，他也会追随这个传统。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心里怎么想吧，是想发扬艺术，还是想轻视佛教？当然，不要说轻视佛教，轻视什么都不是好事。但如果只是想发扬一种艺术，表达一种文化，应该可以适当接受。

不过您刚才提到有人把六字真言印在拖鞋上，这个我没见到，太可怕了！我听了也很吃惊。

主持人：

有嘉宾想请教两位：“你们的利他心是怎么发起来的？你们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堪布先回答吧。

索达吉堪布：

其实对我来讲，佛教中发起利他心，是有专门仪式的，叫发菩提心。它跟出家不一样，出家的时候要受持出家戒，但不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是自己想要度化无量的众生。藏传佛教经常会举行发心仪式，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发心。

我记得自己最开始发菩提心，应该是 1985 年的夏天，在喇荣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当时是尚未圆寂的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为我们授菩萨戒仪轨。起初我觉得发心有点难，到底要不要受菩萨戒，很犹豫，但后来想，人生短暂，自己不一定能帮到很多人，也不可能帮人家一辈子，但哪怕只是一个人，只是在一段时间里，能帮他解决一些思想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也不错，也可以尽心尽力去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发了心。

但说实在，这个发心很惭愧，很多时候也不像当年想的那样美好。人就是这样，最初的发愿在以后的实际

行动中，不一定都能做到，有时候遇到外界的批评，内心也需要一些对治。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对时间的安排，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我个人喜欢学习、参禅，会利用早晚的时间做这些；也会把一部分时间用在睡眠上，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睡眠比较少，身边很多人都要睡七八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跟他们比起来，我会睡得少一点；白天一般在讲学，但有时候也有一些散乱。大概是这样。

栗教授：

我老觉得，要问怎么管理时间还能回答，问利他心是怎么发的，回答起来多少就有点自夸的意思了，这样其实不太好。按我内心的习惯，对这种问题都会稍微回避一下。但既然在这个环节遇到了，我也把自己的经历讲一下。

可能因为我从小有一些很奇怪的际遇：大概从五岁

到八岁之间，我身边的同龄人、好朋友，总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基本上每年都有，死法也是各种离奇古怪。这是真实的事情，每一件都可以追查。



所以大概到了十几岁，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有了个很明确的想法——自己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既然一会儿就死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能有什么用？隐隐约约就想寻找答案。

后来想到的是，既然注定要死，并且活着也可能真的没啥意思，那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别人能够因为你而得点好处，这可能会是件有意思的事。比如别人发烧，你去扎个针，烧退了，这是我那个时候爱干的事。我觉得反正都要死了，能让别人退个烧，总是有点意义的。

但其实心里特别不愿意面对这件事，一想到自己活着，啥意思都没有，只能对别人有点意思，这对自己就真的有意思吗？想想还是觉得太没意思。所以对这个一直想不明白。

直到大概 1998 年，我因为理科太弱，就专门拜了一位老师学物理，学了六年。那个老师参加过志愿军，现在还健在，是理工大学的一个老教授。据他说，跟他一起参军的人可能都死了，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有一次他讲课，突然说了句话：“人反正都要死，那活着有啥意思？只有对别人有用，活着才有意思。”

以前我觉得，学理工的人都是冷酷无情的，满脑子“ $A=B$ 、 $B=C$ ，所以 $A=C$ ”，而我是学中医的，好歹背过《大医精诚》，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帮助人。所以拜师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跟他学物理可以，别的不要学。但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太触动了！人家一个学理工的，都能有这样的情怀，我这个

学中医的，怎么还不敢面对这个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明白了。你说一个人完全想着利他，时时刻刻都想帮助别人，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一辈子也做不到，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反正最后都要死，你偶尔想一想，比你老不想强；想着这个事，总比不上想着这个事强。

关于利他，我的个人经验只有这些，就这样分享吧。

至于时间管理的事就简单了，我以前想过：这个世界上，有人身体不行，有人钱不够，有人知识不够，有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有人生来就特别劳苦……但有一件事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就是每天给你的这 24 个小时，一分一秒都不会差。并且大家也都在干同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到这 24 个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上去。

我现在都是按这个观点在管理时间，基本上就

行了。

主持人：

我们又要再放出两个好玩的问题，然后中场休息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堪布，您刚才展示的那尊佛像，我非常喜欢，是在哪里请到的？”

第二个问题是：“五明佛学院是个艺术的天堂，但色达县好像在开发这个地方，您觉得过度开发会影响在那里修行的人吗？”

索达吉堪布：

我今天不是在给这个佛像打广告，所以请不到。因为我只做了几个，数量很少，现在都已经给完了，没有了。（众笑）



当然也可以去请跟它类似的佛像。现在从全世界来讲，尼泊尔的佛像应该是最精美的，以前我去那边，也会请一些佛像带回来。北京、成都，很多城市都有他们的店，应该能请得到。但今天带来的这个，确实是我看过的佛像当中造型最美的一——我自己这么觉得。

至于五明佛学院，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宗教和艺术的天堂。虽然它没有很长历史，从 1980 年成立到今年，是 35 年，但就像刚才教授说的，那里的宗教氛围和习

气比较浓厚，对此我也认同。

西方有一种教育理念，叫浸泡式学习，让学生一直沉浸在某个环境、氛围里，从那里出去的人，以后不管去哪里，还会带着这种味道。

佛学院也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这个味道影响了很多。我是 1985 年去的，到现在已经待了 30 年，的确感觉那里的学习、修行，有跟其他很多佛学院、道场、学校不同的地方；而从佛学院“浸泡”出来的人，也多多少少有一种想要帮助社会的心。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都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并没有开发、卖门票，将来也是，只要佛学院还有权利，就不会搞旅游。

但长远看，可能也没办法阻挡。现在来旅游、参观、朝拜的人越来越多，尤其从成都到拉萨的 317 国道改建之后，就从佛学院门口经过，所以很多有信仰、没

有信仰的人，会更加关注那里，想过去看一看，拍张照片，等等。

对这些情况，我们也有思想准备。外面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但内部的学习制度、学习传统，暂时来讲应该不会受到特别大的损害。大家都在努力着。

栗教授：

我觉得堪布说得很好。

索达吉堪布：

那我来问你吧。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你对我提到的这些藏传佛教艺术，包括佛像、唐卡等等，有什么看法、期望？

栗教授：

其实在中国，不光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一样，

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佛像没有古代的佛像好了，真的没有了。

我有一些图片，今天没有带过来，如果把它们放出来，大家就会有这种感觉。像印度某些时期的佛像，所有人看了都觉得特别美，比今天的美，并且，还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很希望将来的佛像能像过去那么美，而且最好也能带有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征。

比方说印度有一座著名的古代寺庙，叫那烂陀寺，把那里发掘的佛像摆出来，了解佛像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烂陀寺时期的佛像；印度还有一个地方叫犍陀罗，把那里的佛像摆出来，大家一看也知道，这是犍陀罗的佛像，甚至能看出是犍陀罗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的。

但从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后，藏地的佛像就特别相似

了，感觉今天的佛像失去了我们这个年代的美好气质。

这不光是藏族地区的问题，汉族地区也一样。

其实我一直想强调这一点，因为问了好多不了解佛教的人，对佛的印象是什么？他们都回答说，就是一个打坐的样子，就是这个佛像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个形象，让佛走到了那么多人的心里去，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创造出一个让更多人可以因之而对佛产生崇敬之心的形象？这是我特别期望的。

就这个问题，也引出了我个人的一点迷惑，想跟您请教。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问一个弹古琴的朋友：

“你听古琴的光盘和你脑子里想这个音乐，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如果是传播古琴，可能需要不停地刻制 CD，给这个人送一张，给那个人送一张；但如果是自己练习古琴，还需要 CD 吗？在脑子里想不行吗？

同样，关于佛像，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如果是传播

佛教，我们的确需要佛像，要把它做得越来越庄严、美好，可以流通到四面八方，让大家看了欢喜，就走到这个门里来，我觉得怎么做都不为过；但对个人而言，真的需要佛像吗？在脑子里想它的样子不行吗？

我家里有很多佛像，但现在就觉得有点难受：怕它脏了，你要给它擦拭；怕它丢了，你要看好它；怕它坏了，有些佛像是装藏的，怕它肚子米的米在汉族地区生虫了……出现那么多麻烦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到底要佛像干嘛？我又不拿它卖钱或者干别的。而如果是在脑子里想象，说不定还有古代最美的佛像那么美。

当然，如果有人来我家，因为看到这些佛像很欢喜，以后开始了解佛教，那我也挺高兴；但就我个人来说，真的需要佛像吗？

索达吉堪布：

每个人对佛像的看法、见解、信心都是不同的。但

是古代的佛像美，现在的佛像不美——这个观点，也许还要再观察和研究，因为佛像的制造，从古至今都是依据《佛说佛像度量经》来做的。

当然造像的人会有不同，比如以前的画师可能要画三个月，他是为了供奉；但现在的有些画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一幅唐卡，他是为了卖钱。画的目标不同，美感就有差别，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在佛像的艺术价值上，从我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非常庄严的。

其实佛像真正的艺术价值，不仅仅是让我们对它生起欢喜和信心，而是到最后，它能帮助我们进入一种宁静、无我的状态。不光是佛像，所有艺术的最高价值也都是如此，帮我们息除烦恼和痛苦，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开发人类本有的智慧。

艺术也好，佛教也好，所要提倡的最究竟意义，应该在这里。

主持人：

谢谢堪布和栗教授，第一场对话就到这里。

西方模式不一定适合东方人。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第 111 场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 · 北京

2015 / 6 / 6



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ESOTERIC BUDDHISM:
ON MANAGEMENT

主持人：

我们再次请出堪布。

介绍一下本场对话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大校友会的傅先生，我们的学长——在北大不管男女老幼都叫学长，也是资深媒体人、企业咨询管理界的大牛。

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张博士，他是彼得·圣吉全球学习型组织的中国区总裁，这次听说堪布来跟我们对话，专程从挪威赶来。

先从傅学长开始提问。

我们刚才说话大家没听见，他专门问我：“是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他是以己之心度堪布之腹了。他说：“我们怎么能挑战大师呢？”我说：“没事，你就问吧。”其实我这话是出的一招，就是要这位专搞企业咨询的，亮一下他到底有多少功底。提吧！

傅先生：

在北大有一个传统，就是师兄被师弟坑。这不是新现象，是一直以来的常态了。

我接到邀请的时候很兴奋，因为以前看过堪布的书，所以这次第一时间就问了这句话。师弟应该知道，我是媒体出身，有些问题在我看来会比较刺激，所以说：“是真的问，还是顺着说？”

后来师弟给了我一些鼓励，让我在这次对话中，一定要扮演一个世俗的、在滚滚红尘中一去不回头的人，

奔着效率、资金、创新、创业等一系列所谓时下流行的话题来问。我说：“行，我会本色出演。”

那在提问之前，我先简单地复个盘。堪布大师刚才谈了密宗的四个管理，我把它和现代管理学对应了一下：给予的管理，我给它对应到财富管理；语言的管理，可以对应到沟通管理；同事管理，实际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谈到了以身作则，这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对应到两个，一是人的管理，一是组织的管理；最后一个，我认为格外重要，大家也知道我个人在北大当创业导师，我对学弟学妹们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创业？”利他管理对应的，应该就是这个愿景管理。

所以先问问堪布，我这个理解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补充？

索达吉堪布：

我觉得这样对应很好。

第一个财富管理，可以对应佛教的布施，因为它需要给予。现在不给财富要管人，也有一定困难，所以在管理过程中，还是需要财富的力量。

第二个沟通管理，可以对应语言管理，因为语言是沟通的最好工具。

第三个同事管理——身教，可以对应个人管理，也可以延伸到组织当中，因为任何组织都需要自身的修养和管理。

第四个利行管理，对应愿景，这个提法很好。个人的创业、企业的创新，都需要一个愿景、目标，但大多数人的目标，可能带有自私自利，关键是要把利己转化为利他。如果你有强烈的利他心，自己的事业也可能自然而然成办；如果只想着自己，反而不一定成功。世间很多成功人士，正是因为对社会有利益，从而得到社会

的认可；因为被社会认可，人脉、财富等因缘也会纷至沓来。

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佛教精神，跟今天提倡创新的时代中的管理学，也可以非常吻合。

傅先生：

这个糖衣吃了，它的炮弹该出来了。因为谈到创新，现代管理对此有一个定义。其实定义很多，我引用一个德鲁克的定义：不管是什么时候的管理，现代管理、后工业时代的管理、未来的知识管理，等等，所有这些管理的核心，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家的管理效能、做事效能、挣钱效能。换句话说，创新是什么？就是把大家推离舒适区。不平则鸣。当你真的感受到一种苦，才能激发出最大的创造力。那这跟佛教讲的平和、不执著，是不是冲突？

因为很多佛教徒都说随遇而安——干着干着不快

乐了，我就换一个。这样有些地方可能就事倍功半。但是做企业、做管理、做创新，有一句话叫“死去活来”，不折磨到一定的份上，不把自己从舒适区给蹬出来，几乎就没办法坚持，也没办法迎来下一个发展。

那红尘中的这件事，和佛法中的这部分有没有矛盾？

索达吉堪布：

应该不矛盾。佛教当中并没有讲不能发展、创新。很多大乘经论里说，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可以做，对个人有利的事情则要有所限制，但也不是不能做；小乘则是佛教中最基本的思想，但在《阿含经》《善生经》《毗奈耶经》等经典中，也没有说不能发展。这方面我看过很多。

主持人：

不是断灭空，对吧？

索达吉堪布：

对，佛教中是这样讲。所以你刚才说的，提倡自我发展、创新、从舒适区走出来，跟佛教里讲的一切都不执著、一切都要抛弃，这两种理念其实不矛盾。

佛教中的不执著，是在最高境界中讲的道理，但这个道理不能拿到佛教的基础思想中来。

拿世间现象说，比如乔布斯喜欢佛教的禅修，但这与他的创意、发明并没有形成矛盾；李嘉诚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的佛法理念，跟他整个事业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等，从很多方面看，也不矛盾。

实际上，很多虔诚的佛教徒正在做的事情，应该说并没有违背佛教教义，在自利的同时也在利他。

我认识一些企业家，在国内外发展得非常好。他们

就很懂得掌握分寸，既能好好修行，也能管理好员工，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财富。

主持人：

谢谢！大家注意到没有，傅学长刚才一直在抖，他心里有点虚，还戴了串念珠在那儿压惊。现在把提问的机会交给张博士，他是学理工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张博士：

我是隔壁清华大学毕业的。清华和北大历史上就有纠葛。

傅先生：

没有，应该没有。（众笑）

张博士：

今天我想跟堪布分享自己关于传统和现代的一个

思考，也跟在座各位求证一下。

“现代”这个词，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可能是指西方文化——就像下面这些建筑，而不是中国或东方的。所以这个词代表了传统的对立面，或者是一个与传统不同的东西。

东西方的这种不同，在今天好像走到了一个节点。东方，或者说中国吧，开始对自己五千年的文明进行反思，我们叫返璞归真、回到上古；西方也在反思，发现现代有很多东西不可持续，他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但其实这两种传统，应该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

我刚去过巴黎最大的犹太教堂，教堂地面上画着六芒星——就是以色列国旗上的那个，两个三角形穿插在一起，代表阴阳合体。据我了解，犹太教作为基督教的前身，有很深厚的人文传统。这样的话，犹太教、中国的汉地和藏密，都不约而同讲到了阴阳合一。

今天的三个对话，恰好我被分到了管理领域，但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教育，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这又跟彼得·圣吉有关，因为我跟他合作了十几年，在那里翻译了他的著作《第五项修炼》。



我觉得教育是今天能把“合一”的上古思想整合进来的领域。过去中国不讲“教育”，教育是西方传来的新概念；东方的概念是“教化”——上古黄帝的教化。我们现在可以认为黄帝是做管理的，但他当时做的就是教化，这两个在他那里是合一的。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把它分开了。

现代有很多的二元分化：管理和教育、东方和西方、美和丑，等等，这可能是现代人左脑主导的误区。

比如现代教育主要传授知识。你可以不跟人打交道，只跟书本打交道，因为你是教书、读书的。教师在整个国际上的地位都很低，挪威虽然富有，但教师的工资是最低的，学生地位就更低，为什么？因为你传授、学习的，并不在合一的状态下。

彼得·圣吉认为，现代教育是工厂流水线的模式，人像产品一样，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被塑造出来，这跟东方的教化完全不同。其实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流水线，它是分化的，不是合一的。

所以现在就面临一个节点。教育要变，可能要包含做人；美学要变，可能要包含丑；管理也要变，除了管理知识、物品，按照堪布的意见，还要管理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

彼得·圣吉就把教育换了一个词，叫 Systems Education——“系统教育”，让教育的概念有点返归上古。它变成了人的系统，指向的是人。其他几个领域

可能也要换概念，比如有人就把管理换成了“治理”。

但不管怎样，我的理解是，如果能把上古或者精神传统里“合一”的思想整合进来，是不是就能够超越阴阳、善恶、美丑等等的二元分化，也就能超越东方和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对立、冲突的状态？

索达吉堪布：

张博士在西方待了很多年，不管对教育还是管理，分析得应该是很深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按照东方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对西方人的心态和理念，可能无法完全掌握。

今天这个时代，一方面是信息共享、瞬息万变。我们在这里说话，西半球的人可以同步收听。我二十年前去过美国，对比来看，中国这二十年的发展非常快。很多时候确实能感觉到全球化的结果——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

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教育和管理也同化得很厉害。中国的教育理念几乎都在学西方，西方也有很多观念是从东方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既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传统，又不得不借鉴对方的思想，因为完全不学习，好像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发展。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改变起来或许很快，但恢复起来会很难、很漫长。

就像刚才你指的那些建筑，去过美国、加拿大的人就知道，我们这些都是在模仿他们。但其实他们只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并没有多么悠久的文明，只不过是建筑师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理念在塑造。而中国的整个建筑史，几千年流传下来，中间经过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化和艺术，在现存的古老建筑中依然能看得到。汉地有汉地的艺术，藏地有藏地的艺术，不同地域的艺术也都不一样，但在

现代，这些差异正在消失，仅仅在建筑领域，就已经被全面西化了。

相较而言，在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的建筑风格并没有太大改变，至今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而我们在懂得了西方知识之后，连文化传统也被西化了。

而且，西方模式不一定适合东方人的思维和心态。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管理模式，但同时也要看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现在还有多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不要当我们想去寻找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

藏地有些寺院，打算把经堂翻新成水泥的，但其实原来的木质结构非常好，我就跟他们说：“最好不要改变原来的结构，应该保存下来。”我看德国的很多建筑也是木质结构，历经三四百年都完好无损，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古建筑留住呢？这样还有自己的一种

特色。

全世界都在发展，当我们的摩天大厦建得跟西方国家一样高的时候，或许会有一种成就感，但在这背后，可能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艺术和文化。

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包括佛教、道教、儒教中的一些知识、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是西方根本没有的，如果全都抛弃，那是我们的损失。

主持人：

我们要穿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堪布您好。您谈到管理的时候讲了四摄，我很感动。但是我想问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您觉得管理寺院这么多年，容易吗？您是怎么管理的？还请传授传授。”

傅先生：

插一句，好像咱们有一个俗语叫：“宁带赖兵三千，

不带僧众三百。”说明什么呢？僧众很难管理。而且刚才我们差点跑题到教育那儿去了，正好拉回来：其实按照现代管理来说，僧众管理也是一种组织管理，它叫“社群组织”或者“宗教组织”，那对这个组织管理，您有什么心得，是不是也是以效率为核心？

索达吉堪布：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确实一直在寺院参与管理，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对管理方面算是有一些小小的经验吧。但我始终认为，最高层次的管理，应该是让人心收回来，是对人心的管理。

像我们佛学院居住了上万人，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有各自不同的身份、兴趣，但感觉管理起来非常容易。包括附近的派出所、公安局也觉得，对出家人的管理跟对世间人的管理有点不同。世间很多地方，哪怕只有几百、几千个人，民警可能白天晚上都要拿着电棒执勤，还会不断发生很多事，一直忙着处理。但在信仰佛

教的群体里，无论出家人、在家人，相对而言还是很好管理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管理经验，就是一个方法，叫“大家一条心”，大家都调伏好自己的心。

佛教中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里面所讲的“自净其意”，就是要我们调伏自心。其实个人的矛盾、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打斗，都是因为心不堪能、没有得到调伏而导致的，如果通过一种平和的教育、调心的方法来净化内心，即使

人再多，环境再艰苦，群体再复杂，每个人也可以用宁静的心态来面对，这种时候，平和、和睦的气氛会越来越增上。

人群中如果有一种信仰，或者精神依托，自然而然不会有很多违法的事。可能在众多约束中，自我约束是最有效、最有价值的。

傅先生：

非常感谢！因为本人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领导力”，领导力有一个定式：如果你能管事，你就能管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公司；如果你能管人，也就是指导人，你就能管一个更大的公司；但如果你能管到他的愿景，管到他的心，你驾驭的组织就会更大，你的领导力就会更强。所以我觉得现代管理学和密宗文化确实是相通的。

但在北大不问点尖锐的问题好像不能下台，是吧？

我再问个更狠的。

前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朝阳区供养了三十万仁波切。就是说朝阳区不但出“朝阳区群众”，也出“仁波切”。

这篇文章堪布可能没看到，它的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人心既忙且“盲”，有一种缺失感和失落感，导致很多所谓有闲有钱的人都去供养上师、活佛；也导致了很多人所谓的活佛、仁波切，在俗众之间到处走动、宣扬、求供养，而且显得非常“高大上”。

他们有从藏地过来的，也有从台湾过来的，在现在的朝阳区非常流行。好像你不供养一个上师，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索达吉堪布：

盛产仁波切，是吧？

现在是有这种说法，我也看过一些不同的新闻。从我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有时候媒体的措辞可能会带有夸张或者偏向夸张的成分，包括他们报道的数字、观察的结论等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有这样一种现象。

社会本来就是鱼龙混杂，有好有坏。而汉地刚经历过特殊时期，很多人的思想已经开放了，但信仰是缺失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有基督教、犹太教等信仰；东方很多国家也有印度教、佛教等信仰；而汉地有信仰的人非常少。以前我看过一个统计，说全球七十多亿人当中，大概十亿人没有信仰，而其中的 62% 都在中国。这个时候，如果恰好有一个信仰的机会，很多人可能就会像俗话说的那样，“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来不及观察上师就信了。这是汉地佛教徒存在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忙”和“盲”。

还有一个问题，是藏传佛教的一些“仁波切”“活佛”“上师”“堪布”，他们看到了经济的吸引力，看到了汉地信众的盲目。这些人可能没有受过传统的佛教教育，在藏地也根本不是活佛、上师，但他装出非常威严的形象，也能骗到一些有钱人。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为了保护信众，我们的确要有所改变。前段时间在一个法会上，我说：“以后汉地的信众最好不要供养上师们。”这样说可能让很多上师不高兴，但上师应该是不缺钱的。作为修行人，他自己的吃住用度通常都不缺；如果真是要修一些学校、寺院，你可以自己去考察，直接把钱交给那个地方。

现在有一种风气，只要有上师来汉地，上师的目的就只是收钱，弟子的目的也只是供养钱，除此之外，似乎双方都不需要什么，其实这很不合理。佛教真正的性质，就像一所学校，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育，上师摄受

弟子的主要目的，也应该是教育，而不是在钱财上沟通。因为你供养我，我就成了你的上师，你也成了我的弟子——用钱来构成师徒关系，这种“原则”在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过。



希望将来我们可以逐渐改变一些风气。佛教徒不要急着去供养上师，要观察他是否真正传过法，是否真正对自己的解脱有利益；藏传佛教中原本有严格的观察上师的方法，但很多佛教徒不懂，最好能够学一学；上师里面肯定也有一些很好的上师，我不敢说没有，但他们

不一定会在不同场合特意宣传、收大量的钱财。

这个问题，大家需要冷静思考之后再做抉择。

张博士：

密宗之所以能够对汉地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其实它对西方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的理解，因为它是对人的生命体验的一种次第修行。如果宗教对生命体验有着直接的摄受，它就会有着直接的吸引力。

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也就是眼下我们所说的“危”和“机”：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危机、管理的危机等，这些社会危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对这个现实进行体验式的摄受，而不是剥离，会不会也是密宗或者大乘佛教应有的本义？

《中庸》讲：“修道之谓教。”做管理也好、做教育也好，我们修的是什么道？有没有涉及个人生活、现实生活（包括企业组织）中这些美、丑、善、恶的修行和

摄受？

索达吉堪布：

博士这么讲，还是很有意义的。藏传佛教对西方国家确实有一种吸引力，既有普通民众，也有科学家，还有曾经非常坚定的基督教徒，如今都在研究、信仰藏传佛教。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我去西方国家演讲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在讲藏传佛教在全世界的吸引力，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他们分析说，从佛教比较深奥的意义来讲，这是一种缘起。当这些因缘一旦在世间出现、爆发，可能很难阻挡。但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佛教刚从印度来到藏地的时候，也发生过很多复杂的现象，但后来还是延续下来，到目前都非常完整。

并非因为我是藏族人，就把藏地的好处夸大，这是东西方很多学者公认的一件事情。现在藏传佛教的寺院

中仍然保留着《大藏经》，不单是存放着它的经函，而且它的思想有人能传讲，有人能领会，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就像北大，如果只在图书馆里放着很多教材，可能还不行，只有当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将北大精神掌握在自己心里的时候，这所大学才算真正培养了人才。

所以对于藏传佛教，一方面就像博士讲的那样，它多多少少能满足今天很多汉族信众和西方人的需求，依靠修行的境界、力量和加持，能解决现代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佛教会逐渐传播到不同地方，遍地开花，这是很多授记中讲到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正面和负面的消息都会出现，会有从中受益的人，也会有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但这个世间，往往受益者的消息传不出去，受害者的消息却不胫而走。

昨天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也说，其实现在的医患矛

盾在整个中国来讲并不是很严重，医患之间相互受益的情况应该占到 90% 以上，有矛盾的可能只是极少数，但人们茶余饭后喜欢去传、去议论的，更多是这些负面的话题。

这也是世间人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好处、优点，大家不愿意说，有一点不好的事，大家都来围观，拼命挖掘。正因如此，有些媒体也不愿意报道那些好的、平和的消息，而是报道受人关注、令人惊讶的消息，抓住一个点挖出来，用放大镜扩大。

所以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我也不是完全相信，包括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我并不觉得那么多人都在骗钱；但从客观上判断，个别乱象应该是有的。

主持人：

现场观众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在现代社会中，汉地曾经出现过农禅并举，出家人可

以从事农业生产；在台湾和日本，出家人还可以经商。那么从管理角度讲，藏地的供养制度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良，比如从事一些自产自足的世俗活动？”

索达吉堪布：

是有这样的情况。国家也提倡“以寺养寺”，就是寺院自己养自己。

其实供养本身在原始佛教时期就有，包括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小乘国家，现在都还有供养的传统，施主会供养出家人一些饮食。

但我想讲的是，不管在中国的藏地、台湾还是日本，很多佛教徒可能把供养看得太重了。无论你是一个学佛的普通信众，还是一位上师，都不应该看重这个，因为它跟我们的修行没有很大关系，只是经济上的事情而已，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你有能力消受，住富丽堂皇

的高楼、穿价值连城的衣服也无可厚非，这在大乘经典和小乘的《毗奈耶经》里都有开许。但我们通常认为，世间人对金钱会比较看重，把它当作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作为希求解脱、弘扬佛法的修行人，应该不会把供养当回事，因为没供养也照样成就，有供养也不一定成就。所以上师也好、弟子也好，对财富、生活还是不要太执著了。

像以前汉传佛教的虚云老和尚，他的寺院都是自己开垦、种菜。我去过他的一些丛林道场，到今天，那里的出家人也还在靠自己的耕耘维持生活。

当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传统，不能一概而论，大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而藏地寺院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讲经说法，这是藏传佛教最应该看重的。

我经常说，藏地的每一个寺院都相当于一所学校，它不仅教授佛法知识，也教授传统知识。之所以藏地的很多传统得以保存，寺院其实在中间起到非常大的作

用。可以说，寺院是藏地的教育基地。



比如我熟悉的两个县，人口都在四万左右，一个县有二十多座寺院，另一个县有三十多座。在藏地，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大小小的寺院。你们如果去藏地，就能经常看到金碧辉煌的经堂，走几步路，再看到一个佛塔，走几步路，又看到一个寺院。

寺院里摆放的佛像可能代表了一种藏族文化，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寺院有没有长期学修，如果没有这些，藏族人会认为这个寺院不是很有意义。

傅先生：

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赵朴初先生有一个说法：所有佛教的教义都离不开四个字：苦、集、灭、道。也就是说，因为苦，所以要找原因，找到解决的方法，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管理学中，我们会说发现痛点、找到原因、找到解决方案、最后解决问题。这两者好像是吻合的。如果是，那像我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一去不复返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修行？

我也是帮广大即将走向创业、走向商业组织、走向这个社会体系的同学们，一起来问这个问题。

索达吉堪布：

这句话不仅是赵朴初先生说的，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时候，就宣讲了苦集灭道的道理。

刚才教授提出四谛跟管理学的对应：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找到痛点，然后分析它的原因，找到解决方案，最后呈现解决的结果。从这四个方面来对应，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但从深度上讲，苦集灭道要解决的是人生的根本痛苦，痛苦的根源是无明和烦恼，解决的方法是证悟道谛，现前的结果是一种最快乐、最永恒的寂灭。应该是这样四个层次。

世间跟这四个层次比较对应的，还有病的比喻：比如我们病了，要知道病的根源，然后找医生开药，最后痊愈。这在弥勒菩萨的《宝性论》中讲得比较清楚。

其实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按这四个步骤来解决。比如跟家人吵架了，特别痛苦；就去分析吵架的根源，可能是因为误会、不理解，或者自私；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自己心里大概知道是什么；最后得到和平、快乐的家庭关系。

所以用比较相似的理念，在生活中展现苦集灭道四谛的修行，是完全可以的。

主持人：

非常感谢！谢谢傅先生、张博士。

为什么国外要讲“通识教育”？

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远远不够。

第 112 场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 · 北京

2015 / 6 / 6



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

ESOTERIC BUDDHISM: ON EDUCATION

主持人：

最后一场“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出场嘉宾是女子德慧大学堂的王校长和北大的朱教授。请王校长先提问。

王校长：

尊敬的堪布，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机会近距离地向堪布请教，特别荣幸。

之前我读过很多关于堪布的报道，说堪布给汉地传

法近三十年，日夜奔波，他的心脏不太好，但他自己可能并不觉得，因为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

今天跟堪布面对面坐着，的确感受到了堪布的“心脏”。接下来的提问，因为我是女子德慧大学堂的校长，所以问题可能都会跟女人有关。

主持人：

堪布，您可以拒绝回答噢。校长不要为难出家人噢。

王校长：

不会的，我想在堪布心里，男女都是平等的。

当年大爱道在佛陀面前恳求出家的时候，虽然佛陀慈悲应允，但是他说，因为女众出家，佛法要早灭五百年。在《大爱道比丘尼经》中，佛陀甚至讲了女人的84种丑态。

但在密宗里，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还有很多女性成就者。

所以我想问堪布，您如何看待女性的地位和修行？

索达吉堪布：

关于佛教的住世，不同经典、续部，包括一些世间智者，对此都有非常多的说法。比如《白莲花经》中讲，佛法不会隐没，佛陀也没有涅槃的时候。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佛陀虽然讲了《大爱道比丘尼经》，但他的真实意趣并不是女众出家会缩短佛教住世期，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佛陀的教期确实有年限。

其实佛教教义有了义、不了义、意趣、秘密等不同说法，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如果只根据个别历史和教言来判断整个佛法的内容，是不合理的。

包括佛教戒律，从总体上看，也是男女平等的。不管在显宗还是密宗，男性都可以受居士戒、沙弥戒、比

丘戒；女性也可以受居士戒、沙弥尼戒、比丘尼戒。虽然出家后的戒条会有所不同，但在受戒待遇上是平等的。

但男女众的出家戒条为什么会有差别呢？这是因为女众在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确存在弱点，比如成办事情的能力比较薄弱、嫉妒心比较强、心眼比较小等等。当然，有些女众也像男性一样，比较开放、包容，但大多数女众还是会有这种特点。所以佛陀在不同经典中，针对女性也宣说了不同的教言。

而在密宗当中，不仅男女平等，甚至诽谤女众就犯了密乘戒。这也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种思想。

所以佛在不同经典中讲的内容，有不同的意义和解释方法。

我本人在男女平等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在不同场合也作过讲座。我认为在某些层面上，佛教应该更加重视

女性，这一点很有必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因为十四条密乘戒中，并没有说诽谤男性会破根本戒；而女性，佛陀说是不能诽谤的，从历史上看，女性修行者中间也确实有很多的成就者、空行母。

去年在哈佛，我听过一堂课，上课的人是珍妮·嘉措教授，听课的大概有二十来人。当时他们正在学习藏传佛教益西措嘉空行母的传记，讲藏地女性的智慧和勇敢，我说：“我也去当她一节课的学生。”学习过程中，他们说：“藏地女性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非常坚强。”

后来我说，一般在藏传佛教里，益西措嘉空行母的传记并不是很受重视，因为那只是一种故事。但哈佛大学原本对女性的精神、智慧就研究得非常深，对藏传佛教的历史也很感兴趣，所以会把它当教科书一样来分析。

当然这跟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有关系，在座很多

女性可能对此有所了解，包括那位教授也在倡导女权主义。二十年前我陪法王去美国的时候，她就在法王面前说：“女性应该跟男性平等。”当时她还比较年轻，非常活跃。但去年再见到她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没有当年活跃了，不过也还是在这个领域研究着。

总之，佛教对于性别应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在不同层次的经典、论典中都可以体现。

主持人：

非常感谢！请朱教授提问。

朱教授：

非常高兴能得到这个邀请，跟堪布学习、讨论、交流。我的问题可能与北大同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前面主持人也提到，北大钱理群先生曾经有一个关于北大学生的观点，在社会上流传很广，他认为北大正

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观点。过去四年，我对北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追踪调查，人数不多，大概三十几位。每一年我都会跟他们做深度交流，多次交流之后，我觉得北大同学并不是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这些人当中，一些同学发展得比较好，社会责任感也比较高，有着非常强烈的服务社会的意愿；一些同学也有理想的萌芽，但可能在这四年中，萌芽成长得不是很快，不够强大；还有一些同学则属于，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有理想，没蓝图”。

所以我感觉，北大同学的状况其实更像堪布刚才提到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如来藏，或者说夜明珠，只不过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污染。

佛教中常常这样比喻，认为明珠上的污垢需要净除。汉传佛教里有“去粘解缚”的说法，神秀大师那个著名的偈子，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而在密宗文化里，肯定也有关于如来藏的见解和修

行。您觉得密宗在激发人的潜能，或者说开发如来藏、恢复它的本有光彩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教育手段值得大学老师们借鉴？

索达吉堪布：

教授说的这些，我有同感，我也在不同场合遇到过北大的老师和同学。虽然极少数从北大出来的人，没什么理想、找不到工作，这种社会现象是有的，但它不能代表这个学校，代表整个群体。

我也听过一些台湾的教授，用不太好的比喻来评价北大、清华，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这里是大家公认的中国最主要的教育基地，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才，确实对社会担负着一定的责任。

去国外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北大出来的留学生，有时候我也带着一种像警察那样的心态，想看看他到底有怎样的理想，出国的目的是什么。观察之后也觉得，

他们对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还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那种发心很了不起，让我这个学习大乘佛法多年的人也觉得很惭愧。

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很多现象，如果想真正了解，可能要一分为二地去理解、判断。

关于开发如来藏，在密宗或者大乘佛法中，有什么秘诀、方法呢？有一把最好的钥匙，就是大乘菩提心。

我翻译过一部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名字叫《白莲花论》，用六个月时间，从藏文翻成汉语，总共有五百多页。在翻译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利他思想的重要性——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价值，应该是帮助别人。

当我们看到新闻中的腐败案，一个小小的科长家里藏着一亿人民币，会觉得人真的太自私了。虽然只是个别别人，但也是这个社会的现实。

有时候想，如果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好的资源，就可以去帮助很多人，比如边远地区的贫困学生，比如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的难民营——我去过那里，看到很多非常贫穷的人。如果人类能把自己的利他心发挥出来，就会知道该如何去做。

所以开发如来藏的第一个方法，是发心——发利他的愿。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需要生存，需要吃穿住行；但更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能用自己的心和行为，做几件对别人有益的事，并且有头有尾地坚持。其实坚持很重要，很多人做事不能坚持，过一段时间就变了。

第二个方法，如果想更深层地开发如来藏，懂得它的真正面目，就要学习密宗出世间的更高境界，通过灌顶、修行、窍诀直指等方法，到一定时候会明白，原来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像明镜，从来也没有被贪嗔痴、名闻利养等世间八法所遮障。

这种境界不是别人说的，而是得到上师指点后，自己认识的。认识之后，再遇到世间的任何困难、痛苦，你都会自由自在。到那时，不但自己完全从烦恼的网中得到解脱，所作所为也无一不在利益众生。

总之，开发如来藏的方法首先是发心，而更深层次的就要进入密乘道，通过次第修行和窍诀指引才能认识。否则，只是用一种世间的道理，想真正开发如来藏，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主持人：

现场有人提问：“我是一名大学教师，当代大学生在婚恋过程中，经常有未婚同居、堕胎的现象，这已经成了一个教育问题。请问您从密宗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对此怎么看？”

看来是一位慈悲的老师。大学教育确实会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请堪布来谈一谈。



索达吉堪布：

其实我作为出家人，对这些问题关注得不多，但它毕竟也是众生的烦恼，尤其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女人认识了一个男人，最初非常喜欢他，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男人也很伟大，就跟他结婚了。但是婚后，家里开始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丈夫也变得不像从前。

后来，女人遇到一个禅师，向他请教。禅师指着远方一座云雾缭绕的山给她看：“那座山美吗？”

“很美。”她说。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禅师带着女人去爬那座山。山路崎岖，有很多碎石、荆棘，她走得特别艰难，痛苦，好几次都想放弃。

当他们爬上山顶的时候。禅师又指着远处的山问：“那座山美吗？”女人摇摇头说：“很美，但我已经太累了。”

禅师想告诉她什么？其实世间的感情就像这样，起初接触不深，看对方就像看一座远山，觉得特别美好；等到相互走近，一起生活，就会出现很多矛盾、痛苦，像走在坎坷的山路上，慢慢觉得一切都不再是想象中的样子；而当最后站上山顶，才发现之前的每一步都是人生的承担和进步，当你明白了，人生也基本上走完了。

对很多大学生来讲，感情都只是一座远山，他并没有真正体会过爬山的滋味。等到大学毕业，面对现实生

活，才明白一切并不像原来期待的那样。但这或许也是一种修行。

我出过一本书，叫《残酷才是青春》，在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很多年轻人，该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却在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做一些事，结果只是感受痛苦。我也经常劝告一些藏族大学生，大学期间应该尽量把心放在学习上，至于成家立业，以后有的是时间。

其实大学时光是特别珍贵的，那里有很多重要的老师，如果你没有好好跟随他们学习，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得知识，将是人生的遗憾。

所以大学期间，不要以谈恋爱等方式耗费光阴，虽然它是合法的，但会对当下的学习、将来的人生都留下伤痕。不仅是大学生，大学老师更要关注，因为管理者的心态也很重要。

至于堕胎的问题，不用说密宗文化，即便在显宗文化中，也明确说堕胎是有报应的，比如专门有一部《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就讲了很多堕胎的过失和果报。

朱教授：

刚才堪布从佛教角度讲到，堕胎是有因果报应的。我也想从现代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一下它的因果报应。

现代的学术研究，其实就是在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跟佛教提到的因果有着一定的共性。我们先不谈三世因果，单从现世来说，堕胎是一个因，它一定会在你日后的生活中产生一个果，也就是一系列的影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对生命的看法、家庭观念、对爱情的态度，等等。如果现在的你不去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就等于给自己种下一个恶因，日后的恶果也一定是自己要品尝的。所以堕胎这件事有它的因

果，即便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也有科学方面的佐证。

而堕胎本身既是影响将来的一个因，也是过去因产生的一个果，如果你不想品尝恶果，就一定要在前一个时间段种下善因——你对爱情的珍惜、对生命的尊重。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在吃素，我们北大也有素食协会，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宣言说“不穿皮草”，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而选择不堕胎，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得约束自己未婚同居的行为，或者说如果一定要同居，至少也做好安全措施，这是我给大学生们的建议。

主持人：

谢谢朱教授的慈悲补充。

王校长：

我还想接着请教。

人性和神性是不是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比如我们这些在家女性，有生活、事业，不可能像益西措嘉佛母那样专门修行。那怎样才能既完成世间的使命，又具有出离心、菩提心？或者说，在家女性该如何修行？

索达吉堪布：

其实益西措嘉空行母也是一位在家女性，她是在兼顾当时的的工作、家庭事务的同时，完成修行的。并不一定要出家、走进寺院才能修行，如果你是在家人，能认真对待工作和家庭，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一种善良，这也是修行。

所以，信仰佛教的在家女性不要急于抛弃一切去修行。抛弃一切，并不是佛教的基本理念。从佛陀的思想来看，最基本的，应该是做一个善良的人。你可以一边做很好的在家人，一边不断地修行。坚持修行，就是最好的成长。

有些佛教徒比较过激，要么放弃所有的责任去修行，要么放弃所有的修行忙于世间琐事。当然，如果不修行，忙什么都可以，但既然是修行人，你就有了双重身份，在两方面都负有责任，还是要兼顾着去完成。

主持人：

现场有个提问：“现在‘灵修课程’很流行，不知道堪布听说过没有，它跟密宗教育有关系吗？”

索达吉堪布：

我对这些有过一点了解，但不在此做评判。

实际上，不管世间还是出世间的课程，如果能对身心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我们就可以接受；反之就要拒绝。

每个人都应该打开智慧的眼，进行观察和选择，不只对课程，还包括授课老师。这也是密宗文化中非常强

调的。

今天这个社会，有各种复杂的知识和复杂的人，懂得取精去粗，才是有智慧的选择。修行佛法，你会遇到好坏、美丑等等的二元对立；在世间的教育、管理等任何领域，你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这种时候，智者总是再三观察，然后选择；愚者则是最后才醒悟，后悔莫及。你是智者还是愚者，就看你怎么选择。这种选择的智慧，在藏传佛教中尤为重视。

主持人：

这里有个提问：“堪布您好，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学业和工作竞争的压力下，我看了您的书，也发了菩提心，但我可能根基比较差，到现在还没有证悟。您是1985年发菩提心的，发了多长时间就证悟了呢？”

大家不要小看初学者，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

索达吉堪布：

发菩提心很重要，但它的行为不一定要很大。

对无边无际的众生，都要尽心尽力去度化——这是一个庞大的说辞，但更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生活，落实在行为中。比如教授刚才讲到的，北大有很多人发愿不吃动物的肉、不穿皮草，这其实就是对菩提心的一种落实和积淀。

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可以从我们自身开始改变。比如饮酒，最近很多地方在禁酒，我很高兴；比如抽烟，它对身心健康都有害，佛教对此也不赞叹，最近从北京开始，很多公共场所也在全面禁烟；比如吃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素，虽然保护动物的力量还比较弱，但毕竟有一部分人正在传递这份爱。这都是一种改变。

其实动物被残杀的过程，惨不忍睹，如果你去换位

思考，想象它们的痛苦落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一种菩提心的练习。哪怕只有一天，你决定改变自己，利益众生，也比什么都不做好。

学佛时间的长短不重要，口头上的发菩提心也不重要，应该一天一天地去利益众生，就非常有意义。

王校长：

佛陀涅槃之前说，要以戒为师。这个戒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杀、盗、淫、妄、酒是五条根本戒，但很多仁波切也结婚了，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到底什么是戒？

索达吉堪布：

戒在一定程度上，是绝对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相对的。佛陀讲过三种戒律——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就代表了三种不同层次。

所以对于仁波切结婚的现象，也可以从两方面来

理解：

一方面，如果这位仁波切的境界，确实超越了世俗的情感、贪心，只是为了度化众生而示现结婚，也是合理的；但如果他有世间男女之间的烦恼、执著，即便名称上是仁波切，严格按照戒律来讲，也是不合理的。

大家可能听过鸠摩罗什的故事。鸠摩罗什是汉传佛教非常著名的译师，虽然他的传记在历史上有不同版本，比如《高僧传》和《晋书》中的记载就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高僧传》中说，鸠摩罗什在龟兹国的时候，声名远播，前秦的国王觉得他堪为国宝，非常希望得到他，于是派将军发动战争。但将军并不认可鸠摩罗什，把他抢到之后，就逼他跟龟兹王女结婚。后来前秦国王被杀，将军异地称王，建了后凉。

还有一段，是后凉国王曾经派十个伎女用美酒灌醉

他，逼他接受。

但不管怎样，后来鸠摩罗什仍然不断讲经说法。

《晋书》中说，当时有很多弟子对他产生质疑，并且效仿他还俗，做一些破戒的不如法行为。有一天，鸠摩罗什当着他们的面，把一满钵钢针全部吞下去，说：“谁有我这样的能力，也可以结婚。”

虽然个别历史学家不承认这些故事，但我是相信的。它其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藏传佛教的一些仁波切、活佛、上师，如果有鸠摩罗什这样的境界或者功夫，结婚也可以。否则，密乘戒的要求其实非常严格，如果只是一般凡夫，跟世间人发生这样的关系，恐怕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方面的理解，是藏传佛教的仁波切也分出家人和在家人，在家的仁波切相当于汉地所说的“居士”，他并没有受出家人的戒，所以在结婚这些事情上

是自由的。他以在家身份钻研、热心于佛法，但不存在破戒、还俗的问题。

对这类问题，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可能都需要理性分析。如果一概而论、一网打尽，不一定合理。

主持人：

穿插一个现场提问：“我是一名学生，刚才王校长说您心脏不好，我很难过。听说发了菩提心就会为众生担负罪业，是不是因为您的菩提心发得比较早，所以影响了心脏？但是我又听说，证悟者都有神通，您为什么不用神通把自己的心脏先治好呢？”

大学生的问題都很可爱。

索达吉堪布：

不知道是谁发现的，说我心脏不好。我自己认为我

的心脏是很好的，我的心是很健康的。（众笑）

前几天我去做了体检，医生问：“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说：“没有。”医生问：“心脏怎么样？”我说：“挺好，很健康。”

我对医生都这样回答，所以没这回事。

朱教授：

我想说的可能跟这个问题有点相关。还是从北大学生的故事讲起，也是我访谈过的一个学生。

他就读于政府管理学院，一般来讲将来的职业方向是公务员。他大一的时候，我去做过访谈，他说：“我的理想是当国家主席，将来要改变民生。”

当时我很尊重这个学生，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你想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就有这样的志向。也许在我们成年人看来觉得挺可笑的，毕竟国家主

席都是从清华出来的，你最多当个总理。但的确很让人钦佩。

然后上一周，我又去访谈他。他已经大四了，告诉我说：“朱老师，我觉得自己当不了国家主席，也就能当个市长吧。”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这样想呢？”他说：“一想到要当国家主席，就觉得好累啊，一累我就想睡觉。”



所以想问堪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遇到这样

的徒弟，您会怎么做？第二个是，虽然您的心脏没问题，但还是很辛苦，因为我听朋友说，您为了寺院的发展，经常只睡一两个小时。所以在您弘法利生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一想到无量众生还没有被度化，就累到想去睡一会儿”的那种经历吗？

索达吉堪布：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学生，我会对他特别关注，一直跟踪他的成长。因为有这么大的发心，想要改变民生，这种学生在我的教书生涯里也非常罕见、难得，或许会有无量的前途。

还有一个想跟踪的原因，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因为我有一种怀疑：再过十年、二十年，他的心会变成怎样？刚进大学的时候，他想当国家主席，现在想当市长，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继续退，成了厅长、县委书记，或者一个校长？这样可能就不太好。

也许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曾经的理想，最好不要轻易退失。我看过一本书，讲一些美国总统其实在读书时代就有当总统的理想，这就像“吸引力法则”中所说，你期望什么，很可能就实现什么，比如想当老师，就通过各种方式去努力，到最后也许真的成了一名老师。

因此我想，一方面有必要跟踪他的成长，一方面也要劝他，不要让理想越来越小，否则，刚开始想当国家主席，到最后却什么理想都没有了，这不太合理。

佛教中讲“愿大力大”。如果今天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未来就会有很多成功的机会。就像射箭，要把眼光投在远处，箭才会射得越来越远；人生也要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很多事情自然会奇妙地发生。如果你只想着自己的前途，或者自己的小家庭，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也许就成了只是对自己和家庭有用的人，再没有其他价值。但如果你能一直想着国家、民生，想到全人类和全

世界的利益，只要这个理想没有退失，你的人生应该非常有意义。

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吃饭、睡觉都很注意，早上起来，还会经常磕长头。说我只睡一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夸张的传闻，肯定不符合实际。虽然我的睡眠比别人稍微少一点，但也足够了。

其实这个肉身，保养得再好也维持不了多久。汉地一些禅宗法师，年龄最高的也只是一百来岁——有一位梦参老法师，活到一百零几岁；我认识的本焕老和尚，是106岁圆寂的。所以人生很短暂，再怎么长寿，也活不了多少年。

你们北大也有很多长寿的老教授，尤其在哲学系特别多，听说叫“长寿系”，我很羡慕。这些教授应该都在八九十岁高龄以上，他们这么长寿，可能也跟保持心灵的快乐有关。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不要特别去追随、计较、伤心、执著，这样对你的身体和寿命有

害。应该像禅宗故事里讲的那样，人生短短几十年，要对一切坦然面对、洒脱自在，这才是对健康最有利的。

主持人：

换一个可爱的大学生的问題：“堪布您好，我读过您的书，书中谈到放生的利益，让我很感动，于是跟着一个高校佛学社去放生。但是去买生命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卖动物的人很高兴，我就在想，这里也有因果啊——我们在这边放生，他在那边捕更多的动物。所以请您讲一讲，究竟什么是放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一直在讲‘要发出离心’，可我是大学生，如果出离了，我的学习动力从哪来呢？”

索达吉堪布：

放生，要在有因缘、有条件的情下去做，而且不在于放很多。有必要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只鸟、一条鱼，让它重回大自然的怀抱，看着它自由自在地飞向蓝

天、游向水底，你的内心也会有一种放松和快乐，这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认识生命的价值，从而明白放生的意义。

所以生活中的放生是很随意的，只要各方面因缘具足，都可以。

至于大学生修出离心的问题，其实出离心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作为学生，对世间还没有看破，而学佛其实需要一个比较高的基础。所以很多佛教徒也会选择行持十善，过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信仰生活。

当然，如果从浅层次理解出离心，它的意义是让人们不贪执三界中的荣华富贵，因为这些到最后都是梦幻泡影，为了出离，就需要认识事物的本相、感情的本相，包括世间一切盛衰无常的景象，到这个时候，出离心会自然而然生起。但在此之前，对如梦如幻的人生，你仍然要面对。

所以，如果修出离心就影响学业，修菩提心就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活，其实是走入一种极端了。佛法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如果看到一个词——看破、出离或者无二慧，就马上去修，结果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佛教对此也不允许。任何一个佛法概念，有它特定的基础、历史背景和要实现的目标，不能只是在字面上简单理解。

经常有人问：“佛教不是说看破吗，你们为什么还要吃饭、穿衣服、走路？”“你不是读过《心经》吗，《心经》说一切都不挂碍，你为什么对这件事还有挂碍？”这种对佛教思想的断章取义，也是因为缺乏系统学习和整体了解。

就像管理学的某一个概念，不能代表整个管理学的理念；教育学的某一个名词，也不能代表所有教育学的内容。同样，佛教的出离心，不能代表佛法修持的所有阶段和教义。在某个阶段，它的确非常重要；但在眼下

的生活中，并不要求你立刻看破所有的事情。

朱教授：

关于出离心，是不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人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法师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出离，是可以随时随地放弃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对大学生来说，出离心也可以理解成，调整自己的“弹性”。

比如今天你想去图书馆自习，结果图书馆停电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执著于“一定要来图书馆，今天非得看书，一定要按原来的计划去做”，而是愿意随时调整自己，让自己充满弹性，对所有的不确定性有一种接纳的能力。

照这样理解，出离心并不是让你放弃学习目标，而是懂得另找一条路、另换一个环境。我这样说对吗？

索达吉堪布：

对。出离的藏文是“恩炯”，意思是从一种情境中出来、离开，获得新的思想境界。从这个层面解释，像教授讲的那样，的确很多人比较容易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出离的心态。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们都会执著于一些事，比如财富、感情等，但如果懂得出离，即便在这些事情上受到挫败，内心也不会特别失落。因为你知道，高标必堕，万事万物都有毁灭的一天，这是事实，也是规律。这是另一种出离的心态。

而更深层的解释是，三界中的一切，到最后其实都不值得贪恋，应该唯一寻求寂灭、快乐、宁静的涅槃，也就是佛教传统中所说的最高境界。人们对梦幻泡影般的世事始终眷恋、贪著，但实际上，如果能把一切都抛开、舍弃，你将发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也是出离的结果。

所以对于“出离”，的确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主持人：

来问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从您进场到现在，我听得越来越愉悦。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北大能办一个佛学院，您会亲自来现场，把密宗所有的秘密，把刚才讲到的那些次第，完完整整讲给我们听吗？”

索达吉堪布：

照我的推测，将来北京大学不一定会有佛学院，但很可能会有宗教学院。

因为国外的很多高等学府，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有一些宗教学院或神学院，他们的理念是对世界上的各种宗教，用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研究。而北大的研究能力也很强，如果研究佛学，应该同样会研究其他宗教，兼容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加上北大本来就有宗教系，今后宗教系扩大，成为宗教学院，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不管将来会怎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学，对这里的老师、学生肯定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我在很多学校都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在求知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人类的一部分问题，可以用现代知识来解决；还有一部分问题，则需要依靠古老甚至神秘的力量来给出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国外要讲“通识教育”——人类的教育应该包含人格、信仰等很多方面的道理，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还远不足够。

所以，如果将来北京大学能开办宗教学院，以开放、包容的平台对各种宗教进行研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今天这个时代，对佛教感兴趣的人比较多，但在学校里，我从来不举办宗教仪式，也不劝人信仰佛教，而是更愿意和学校里的老师、学者做一些学术性比较强、挑战性比较大的交流。虽然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压力，但我很喜欢老师们来攻击我、批评我，好像内心会

比较舒服，这也是一种心灵的按摩。刚才好几位不同专业的老师，都给我进行了心灵按摩，特别感谢他们！

（众笑）

主持人：

谢谢！让我们起立，合掌，以一颗从容、庄严、恭敬的心，欢送带给我们这么多愉悦的著名密宗教育家——索达吉堪布！

大学演讲 相关阅读

《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 索达吉堪布全集 1

佛教空性观	北京大学
信仰与人生	北京大学
藏文化的修心养生观	清华大学
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	复旦大学
佛法的生命科学观	南京大学

《新时代需要心灵教育》 索达吉堪布全集 2

藏传佛教的思想与现实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
大乘佛教的现代意义	浙江大学
新时代需要心灵的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解疑除惑 教学相长	华中师范大学
佛教消除烦恼的理论与方法	中山大学
心净国土净	香港中文大学

《怎样面对痛苦》 索达吉堪布全集 3

怎样面对痛苦	香港理工大学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	南阳师范学院
佛教文化的价值观	青海师范大学
藏密的特点及思想精髓	陕西师范大学
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	西北大学

《佛教的真理观》 索达吉堪布全集 4

科学怎样成为幸福的阶梯	西安交通大学
佛教的利他性	山东大学
佛教慈悲观与道德教育	湖南师范大学
佛教的真理观	华中科技大学
逐梦人生·开启心灵教育	香港教育学院
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	香港科技大学

《问佛陀情为何物》 索达吉堪布全集 5

自心宝藏的探索	香港大学
佛教的人生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问佛陀情为何物	厦门大学
“如来藏”思想	厦门大学
佛教的低贪生活	广西大学
幸福的根本是心	汕头大学

《幸福的根本是心》 索达吉堪布全集 6

心底无私天地宽	兰州商学院
禅与财富管理	北京大学
扎根于内心的财富	清华大学
怎样修学密法	香港理工大学
当代藏医药学者的历史使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幸福的根本是心	上海交通大学
自他快乐的八个秘诀	上海交通大学

《减轻压力的智慧》 索达吉堪布全集 7

慧悟人生 荷担科学未来	山东理工大学
减轻压力的智慧	广西师范大学
慈善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探索内心科学的精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圆满前行》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书院
念修前行仪轨及禅修	中国文化书院
闻法规律与共同外前行	中国文化书院
不共内加行与往生法	中国文化书院
皈依开示	中国文化书院

《把握心灵的方法》 索达吉堪布全集 8

心灵绿化与幸福人生	苏州科技学院
禅宗与心灵救助	苏州科技学院
藏传佛教把握意识的方法和途径	苏州大学
博学与济世	东北财经大学
佛教的经济观	中央财经大学

《藏地幸福密码》 索达吉堪布全集 9

藏地幸福密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展望藏传佛教 21 世纪在全球的传播	美国乔治城大学
坐禅的正确方法	美国乔治城大学
藏传佛教在中国的现代表述	德国马普研究所

宗教与现代生活	德国哥廷根大学
如何观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美国哈佛大学
藏传佛教的包容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藏文化与环境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伏藏授记的密意与缘起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信仰、科技与法律	四川大学
智慧人生 和谐社会	广东金融学院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华南农业大学

《关于人性的探索》 索达吉堪布全集 10

滋养养智	华东师范大学
大学生如何面对心理压力	四川大学
佛教关于人性的探索和教育	湖南大学
戒定慧与人生幸福	江西财经大学
生命的成长与完善	北京大学
佛法与当代社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解读轮回密码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信仰与时代	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
如何寻找人生的坐标	柬埔寨金边端华学校

《神秘的修心之路》 索达吉堪布全集 11

领悟人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
神秘的修心之路	台湾大学
藏文化的特色	台湾师范大学

击掌空声·佛教的辩论方法

台湾华梵大学

生命科学与价值观

台北大学

《怎样变成有福报的人》

索达吉堪布全集 12

认知科学与佛学

浙江大学

佛学之生态思想

南京林业大学

人生与人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怎样变成有福报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

与人沟通的智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盗梦空间》的佛学实相

清华大学

《喧嚣中的宁静之道》

索达吉堪布全集 13

微时代 微道德

天津大学

喧嚣中的宁静之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类面对灾难的心理安慰

青岛大学

医者之心

河北医科大学

寻找生命的意义

云南大学

残酷才是青春

香港中文大学

《藏密宇宙观》

索达吉堪布全集 14

信仰在佛教中的意义

新西兰梅西大学

当上帝遇到佛陀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动中禅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佛教的物质世界观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藏传佛教的慈悲幸福观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禅定·心性休息	加拿大约克大学
藏密宇宙观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前世今生·佛教人生观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红尘中的净土》 索达吉堪布全集 15

当代藏传佛教女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苦才是人生	美国南加州大学
红尘中的净土·喇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现代社会的专注与禅修	美国耶鲁大学
佛陀的生平	美国耶鲁大学
当代菩萨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佛教空性的禅修	美国天普大学
汉地的当代藏传佛教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禅宗和大圆满的关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行	美国斯坦福大学

《贫非佛教》 索达吉堪布全集 16

商之大者 自利利他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贫非佛教·大富长者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
药师佛与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
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

北京大学

《佛教如何面对灾难》 索达吉堪布全集 17

知识与文化的差异

中国传媒大学

佛教如何面对灾难

澳门大学

佛教视野中的物质

华南理工大学

幸福人生 从心开始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探寻生活的另一种价值

上海外国语大学

《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 索达吉堪布全集 18

当代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政法大学海南校友会

做才是得到

海南大学

心灵的绿色家园

南京农业大学

佛法智慧与智慧人生

南京大学

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

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

《生命中的偶遇》 索达吉堪布全集 19

生命中的偶遇

意大利都灵精神论坛

佛教与社会德行

荷兰莱顿大学

藏传佛教对都市青年的吸引力

荷兰莱顿大学

幸福人生

法国多芬尼综合大学

女性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法国巴黎喜马拉雅研究中心

藏传金刚乘的特点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跨文化译传藏传佛教之人生感悟	英国牛津大学
修持佛道	英国剑桥大学
佛教如何看待幸福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走出人际关系的雾霾》 索达吉堪布全集 20

佛教对进化论与造物论的看法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信仰与科技	莱索托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
有爱的生活	莱索托国立大学
现代社会的正念与禅修	纳米比亚理工学院
	纳米比亚国际管理大学
	纳米比亚大学
藏传佛教思想	日本东京大学
快乐人生·佛法可以改变世界	日本早稻田大学
感谢我的世界	泰国清迈大学
佛教与信仰·梦幻的人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
走出人际关系的雾霾	北京大学

《碎片时代的彷徨》 索达吉堪布全集 21

浅谈佛教艺术	中国人民大学
财富与人生价值	南京农业大学
问佛陀法为何物	苏州大学
修行与精神健康	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生与幸福	上海交通大学

佛学与健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
碎片时代的彷徨	泰国清迈皇家大学
爱的智慧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

《向内看, 向外走》 索达吉堪布全集 22

现代藏传佛教大德·

法王晋美彭措的生平和著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
藏传佛教的现代性	美国西北大学
动荡时代的心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
向内看 向外走	美国哈佛大学
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女性在藏传佛教群体中的角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体悟无常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藏传佛教在当今东西方国家的流行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如何理解自我慈悲》 索达吉堪布全集 23

佛教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瑞典隆德大学
藏传佛教的修行和学习	挪威奥斯陆大学
佛教如何理解自我慈悲	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
动中禅·与生活共舞	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
业因果定律下的生命流转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	斯威士兰大学

《你的快乐，从何而来》 索达吉堪布全集 24

觉悟在当下	南非圣奥古斯汀学院
你的快乐 从何而来	马拉维多马西教育学院
藏传佛教的日常修行和仪式	南非开普敦大学
物质主义时代的佛教观	博茨瓦纳大学
师生相处之道	复旦大学
追问生命的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
透过现象看本质	北京大学

《是约束还是自由》 索达吉堪布全集 25

善心厚德·佛教的财富观与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从仓央嘉措文字现象说起	北京师范大学
立足当下 荷担未来	南京农业大学
法是约束还是自由	苏州大学
速度与激情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浅谈佛教与科学》 索达吉堪布全集 26

佛教与科学的碰撞	缘起篇
开幕词	第1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以科学精神探索前生后世	第1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世间禅与出世间禅·禅修开示	第1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浅谈科学与显密教法	第1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素食	第1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专场问答	第 1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 1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 1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你也可以是菩萨》 索达吉堪布全集 27

开幕词	第 2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专场问答	第 2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藏传佛教的心灵教育	第 2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 2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开幕词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信仰是鲜美的生命之泉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专场问答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藏传佛教的学修体系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身心安乐的秘密·禅修开示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为什么要利他	第 3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开幕词	第 4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身语意的瑜伽·禅修开示	第 4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你也可以是菩萨	第 4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 4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生死与幸福》 索达吉堪布全集 28

开幕词	第 5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有相与无相的喜悦·禅修开示	第 5 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怎样看待死亡	第5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5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科学与佛教的握手	第6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盛开的心灵之花·禅修开示	第6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世界为什么需要和平	第6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6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开幕词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生死与幸福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聚焦人工智能与人类幸福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唤醒本初的宁静·禅修开示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向内看 向外走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闭幕词	第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共赴智慧盛宴	第8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叩问我们的时代》 索达吉堪布全集 29

问心	对话埃亚·阿维夫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佛法	对话本杰明教授
修行者说	对话范彼德教授
叩问我们的时代	对话施耐德教授
缘聚纽约谈藏密	对话滕华睿教授
科学时代的佛教	对话皓利·盖利教授
环保从心开始	对话叶蓓教授
佛法与科学是殊途同归	对话朱清时教授
什么是佛教心理学	对话心理学家凯瑟琳
灵魂的前世今生	对话吉姆·塔克博士

在浮躁的世界里安静地活

对话张卫教授

文殊菩萨的智慧宝剑

对话威廉·道格拉斯教授

心灵鸡汤也很有营养

对话东京大学学者

净密是一家

对话净空法师

《兴衰的幻剧》 索达吉堪布全集 30

兴衰的幻剧

对话阎雨院长

当科学与佛法不谋而合

对话朱清时教授

从大学校长到佛法传播者

对话潘宗光教授

成功的另一种定义

对话潘宗光教授

浮世修行

对话海涛法师

藏传佛教的艺术与教育

对话芝加哥西北大学师生

为和平

对话格拉斯主教

学术研究与修行体悟的关系

对话希伯来大学学者

心域无疆

对话伊丹·赛杰夫教授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 对话申昌镐教授